

九〇年查讞

旧参
I246.7
L M Q

柳枝田益天部野

969431



兩部失戀的故事

林曼青著

亞東圖書館印行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6)
藏書圖記

語 頭 卷

我是死也不能違背着你啊，姑娘！

雖然在過去我的行爲是那樣的不檢！

我在這兒準備着流血，

姑娘噯，你是一滴，我是一點！

目次

殘秋

..... 一

蘭纒

..... 九

殘
秋

九月五日

就在這一次碰見了他，從他的眼睛裏我看出他在愛我，我也情不自禁地愛起他來了。喲！我這一次的戀愛，怕是第十一次的戀愛吧！想起來，我的臉孔不自覺地發着熱。我今年不是才二十歲嗎？但，對於戀愛，却這樣地是個身經百戰的老將了！

1

忽而感到記日記是一種有趣的玩意，從今天起打算大記特記地記起日記來了，但是聖母瑪利亞，像我這樣一個破碎，淪落，被呪詛，被蹂躪，沒出

路的女人也要記起日記來，這真是何必呢？

然而，每個人都珍重着她（或他）的生存。而所謂破碎，淪落，被咒詛，被蹂躪，沒出路的女人們實在是多極了，這斷不能引為一個人的羞恥。而且，只要靈魂不沒落，生命的力量還未完全消失的時候，生活下去是仍然值得驕傲的。自然，從表面上看起來，我是可憐極了，我失了不止十次戀，而現在的丈夫還不能算是我的愛人，這不是很可憐嗎？但是，也正因此，我在憐憫着世人，憐憫着一切的男性！我憐憫着他們的靈魂的死滅，我憐憫着他們的靈魂的腐爛！

在我，我是並不因此完全失望的。我還得找尋着我的最後的愛人。一點愛便是一片火光，牠照耀着黑暗的道路，燃燒着臟腑裏面最高和最大的歡悅。

我厭煩着這世界，厭煩着這人生，但對於戀愛，卻未能忘情。我覺得戀愛是青春之花，是生命之火。不管我是嘗過十次失戀以上的滋味，但我仍得找求戀愛。天地間沒有旁的事情能夠惹起我的興趣，只有戀愛令我的靈魂活潑，令我的精神新鮮，令我的瞳人發光。我愛戀愛。戀愛是我的哲學，是我生存的根據地。我不能離開戀愛，就和一般人不能離開吃飯和睡眠一樣。

至於失戀呢，那味道確是苦的；但多嘗幾次，便也不會覺得怎樣難過了。而且，我珍視着失戀，每一回的失戀，使我進一步地了解着人生，這殘酷的人生！

最可恨而又最可笑的是這個殘酷的而又淺薄的社會上的人們，我和更多的幾個男人發生關係，關他們什麼事呢？他們爲什麼要在明裏暗裏說我不道德，說我是個娼妓。難道一個女人和十來個男人發生過關係，從他們那裏得

來十來回失戀的經驗，便叫做不道德，便叫做娼妓嗎？哪，這是什麼道理！……不過，他們對於我的詬罵，只使我歡喜，只使我們暗自得意。我憐憫他們，他們究竟都是弱者！他們之所以詬罵我，是因為他們在妒忌我而沒奈何我，正因為他們得不到我的好處！

從我的眼裏看來，男性並不是強者，而是軟弱得可憐。他們都是外表好看，內裏空洞，就和一個大皮球一般。這十來次的失戀，在我真算是一種有價值的經驗。這經驗告訴我，男性都是軟弱的。他們都怕被人家「詬罵」，都怕「墜落」，都怕拋棄了「事業」，都怕喪失了「位置」，都怕花了太多的「金錢」，……他們沒有像女人一樣勇敢，一樣地富有犧牲的精神。

表面上，一般地說，男子在社會上的位置，無論如何是女子所不能望及的。但這並不是表示男子比女子強些，而是比女子更加狠些，更加自私自利的。

些所演成的結果。對生命認真的人們在社會上一定是沒有位置的。女子在社會上所以佔不到重要的位置，就只是因為對生命太認真的緣故。社會上的位置都是搶劫得來的，掠奪得來的，欺騙得來的，拜跪得來的，賠小心得來的，而這一切都戕害了生命，都損失着人類的尊嚴。

感謝上帝，他給予我以美貌（雖然這美貌現在已經消逝了，就如玫瑰的殘藥），有着這，我曾經藉以迷惑着盈千累百的男性，使他們拜倒在我的腳下，豬和羊一樣柔順地供我的驅策。他們鎮日地圍繞着在我的左右，稱讚我做女皇，願意一生世地在我的面前効忠。同時我也要詛咒着上帝，他給予我以美貌，有着這，使我加倍地受了人間諸種罪惡的包圍，諸種不幸的侵襲。有着這，我便不能度着一種平凡的生活。我便不能不憑藉着我的聰明，我的毅力，我的判斷，去從這被一羣男性包圍的狀態下面苦鬥着，受了他們的犧

牲，也犧牲了他們。而這結果，我便被視爲一個不道德的女人！一個下流的娼妓！好，不道德的女人也好，下流的娼妓也好，我矜笑着人世間一切好聽的名詞！

可是，以上的一切都是廢話，都是不必要的序論。我已經碰到了他，我的生活開始又將快樂起來。新的火花在我的面前照耀着，我回到我的青春，我將不顧一切地和他戀愛，就和第一個戀人戀愛時一樣熱烈地戀愛着。

照普通的道理說，我現在是再也沒有和另外一個男人戀愛的可能，我已經有了五六個月的胎，而且這胎並不是現在這個丈夫的所有物。現在的丈夫和我剛結合了三四個月，這腹裏面的胎是前一個棄我而也被棄的丈夫遺留下來的。對於這腹裏的嬰孩，只有我是牠的母親，前後的兩個丈夫都不是牠的父親了（前的這個丈夫對於牠沒有權限，後的這個丈夫對於牠沒有恩愛）。

現在的這個丈夫對這腹裏面的一塊肉老大地不高興，天天地在逼着我去把牠殺死（吃藥把牠墜下來）。據他說，這是因爲他愛我的緣故。愛着一個母親便要殺着一個兒子，絕對無罪的兒子，這是怎樣講的呢！而且，他究何嘗愛我呢，他愛的只是肉慾。腹裏有胎阻礙了肉慾，而產生以後又增重了負擔，所以他便不能忍受了。多麼自私自利的他啊！

我的舊的丈夫時常乘着現在的這個丈夫不在家的時候跑來看我，想藉着腹中的這小生物的牽引恢復着我和他舊日的關係。這也是一種夢想。一個母親的意志那裏能夠跟着一個無知的嬰孩變轉呢。

此外便是一個愛我而且被我愛過的大學生（他已經有了妻子）在繼續地規勸着我和現在的丈夫決絕，同時也不要打理那個舊的丈夫。他勸我索性變成一個獨身主義者。經濟呢，他是可以負擔一點的。他現在已經不能（其實

從前也是不能)全靈魂，全生命地來愛我，他只是不能忘情於我，老是在找機會和我擁抱接吻，但不肯担负着愛的責任。他恐怕和我正式戀愛，便要和他的家中的老婆離婚，這太麻煩而且犧牲太重。另外，還有一種理由，便是他現在暗地裏已經有了一個女同學和他戀愛，對於這，他似乎已經變成一個貨物堆積了很多的行商，所以他是不很需要我了。

還有，便是一個鬚鬚滿面，經常剃得很光滑，因而使面部三分之二成爲青色的一位父親團的人物C（父親團的人物本來約有半打，但在上海的却只有A B C這三位。他們的年紀大都比我大了十來歲，有的甚至差不多和我的父親一樣老。他們組織這個父親團的意思，一半是在討我的好，一半是在監督着我和人家發生戀愛的事件），近來也在向我進攻。因爲他新近才跑去了
一個愛人，似乎是不甘寂寞的樣子。

在這層層壓逼，層層圍攻之中，我碰到了他，一個奇怪而有興趣的人物。從他的眼睛裏我看出他在愛我，我也情不自禁地愛起他來了。我雖然是爲愛而沉溺，但能夠把我救起來的却仍然是愛。我始終是爲愛而生存。這時候，我像是一個沉淪在大海裏面正在搖手呼救的人物，而他像是一隻堅強的小舟，我是多麼急切地盼望他用着愛的槳來把我救起啊！

我現在住的是法國公園附近的Y里的一間前樓。除開現在的丈夫D外，還有兩個父親團的人物在同住着。每晚，我睡在一隻帆布床上，父親團中的A睡在一隻寫字檯上，父親團中的B睡在樓板上。我的丈夫在一個軍營裏辦事，每星期只回來一兩趟。回來的時候，他便和我一道睡在帆布床上。有時也把帆布床讓給B，我和他睡在樓板上。

父親團中的A是個龐然大物，年紀約莫三十歲，做過許久的小學校長。

這次在故鄉因有某項嫌疑，遂走到上海來。父親團中的B，鬚鬚像鞋刷一般黑而硬，嘴略闊，眼睛些微帶着一些不安寧的神氣。他已經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物，很有良心。因為他是父親的學生，所以對待父親格外好，當父親潦倒時，他拿了許多錢給他用，直至他的生意倒閉了才算停止。現在他是債臺高築，打算棄商從宦了。……

呵，剛記到這兒，我已聽見他在樓下打門的聲音，我的心在跳躍着，我的臉孔微微的發熱。喲，今天我是不再記下去了。我真是快樂啊！

九月六日

昨天，他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二點多鐘了。室裏面是靜悄悄地，他一進門，臉上便溢現着一種像久別的老朋友相遇時的歡喜的神色說：『呵，單

是你一個人在！」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頗爲漂亮的西裝，這很惹目，我便問他這是那個時候做的。他深深地望了我一下，笑着說：「這是從一個朋友那兒借來的！」

實在說，他或許並不美，他的皮膚比較暗黑，加之不注意修飾，頭髮散亂，鬚鬚像黑蟻一般地繞在他的嘴的四周。但他却特別地有一種吸引力，那種吸引力像是一把火，牠燃燒着，燃燒着，令每個人的心臟都感到熱，直至溶解起來，彼此間混合成爲一團。他的眼睛看人時就像兩盞明晃晃的燈。什麼事情，在他的面前都不能夠隱瞞。他的嘴唇是厚的，嘴角些微帶着憂鬱的神氣。他的鼻是隆起而有力，好像他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在這鼻子上面似的。他的表情是活潑的，雖然他是風塵滿面，却是很有趣，很孩子氣。總而言之，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哩！

『你自己沒有西裝嗎？』我這樣問他，心裏很歡喜他能夠向我說出那樣真實的說話。

『我不但沒有西裝，也沒有家，也沒有國！』他搖着頭答，嘴角上露着輕蔑的微笑，好像在說，『一個人爲什麼應該有西裝呢？』

『你打算在上海住下去嗎？眉海先生！』（『眉海』是他的名字，多麼有趣的一個名字啊！）

『並不是我打算，是人家替我這樣安排下的！旁的地方我似乎不能夠去了！』

『到處人家都害怕我們，一若我們是有刺似的。』

他瞪着眼睛（那裏面包滿着淚水）揚着頭在讀着拜輪的去國行，聲音是那樣的亢震顫，態度是那樣的悲壯激越，我呆呆地望着他，深深地受了感動，

幾乎哭了出來。

我拿着香煙給他抽，他一連抽了十幾條，有一回，他甚至於左手拿着一枝，右手拿着一枝地抽起來。他沉默着，沉默着，直至白乳乳的煙氣把他完全包圍起來，他才做夢似地伸出一隻手來把我的手緊緊地握住，哭聲地說：

「心妹，（他這樣親暱地稱呼着我）你看我是不是成了一個怪物呢！」

我一若醉了酒似地在他的膝前坐下去，沒有氣力去把那隻被他握住的手拿回來，眼淚濕透了我的睫毛，我全身在戰動着。我凝視着他，凝視着他，他也在凝視着我。當我們的眼波相遇時，我們的臉上都不禁紅熱起來。便在這片刻間，我感覺到他是我的靈魂上的最親近的人物了。

「心妹，我是太放肆了，……」他這樣說，把我的手放開，但看見我的手沒有移動，他又即時把牠拿住，喃喃地說：「心妹，你太可愛了……而

且，你太被人家誤解了！人家說你是一個不道德的女人，說你是一個娼妓，理由便是因爲你太認真，你有了倔強的靈魂，你不願意和普通的女人一樣馬虎虎地瞎跟着一個男人跑。你尊重獨立的意志，否認所謂貞潔。是的，我知道你不承認女人需要貞潔的，那只是對於女人的一種束縛。……」

他的這幾句話實在是太打動了我的心了，我情不自禁地倒入他的懷裏，微微地啜泣着。他呆呆地望着我，嘴唇微微在扭動着，臉色蒼白得很可怕，跟着，他使用着一種近於瘋狂的暴力把我抱得緊緊，把他的胸部壓着我的胸部，壓得我的乳頭怪痛。但我是快樂的，快樂的呵，一種熱力橫在我們間，我和他已經溶合成爲一體了！

『眉哥！』（我覺得我有這樣稱呼他的權利）我嬌弱地呼喚着他，想離開他的懷抱，但是不行，我是變得連一點力量也沒有，就像一片凋殘的花瓣

歇落在地面上一般。『生命是殘酷的，社會也是殘酷的；禮法是殘酷的，道德也是殘酷的。我們何愛於這生命，這社會，這禮法，這道德！陳列在我們的四周的面孔都是冰冷的，刻毒的，無情的，狡詐的。我們何所愛悅於這些面孔。……』

『所以我們需要大破壞！需要大流血！需要很重的殺戮！需要燃燒得遍天殷紅的大火！……惡魔！惡魔！我們要做二十世紀的惡魔！要做比拜輪他們更進一步的惡魔！爲正義，爲自由，爲人類的光明的前途，我們都需要做惡魔！我們都需要流血，需要放火！』他陡然間把我抱得更緊，把我的嘴唇咬了一下，搖着頭說：『不過，我們也需要彼此的安慰，需要擁抱，需要接吻。我們都是黑暗中的旅伴，黎明還未到臨啊！』

我只是沉默着，心裏微微地在笑着。他，（我的親愛的哥哥，讓我這樣

稱呼他吧。)給予我以歡悅，給予我以鼓舞，給予我以新鮮的希望。

剛在那個時候，父親團中的A回來了。他一進門，看見我和他面對面地坐着，便用着諷刺的口吻問着他說：

『你，來了很久吧！』

『約莫兩個鐘頭的樣子。』他冷靜地說，走上前去和A握手。『到那兒去來呢？』

『到那兒去來？哈哈！人家不喜歡我，坐在屋子裏面幹什麼呢！……』
A滑稽而又慘然地說。

我真恨A，但同時我又覺得他很可憐。像他這樣的人物只是糊裏糊塗，沒有胆量作惡，也沒有毅力去和惡毒的社會對抗，落得隨世浮沉，投機取巧而已。這種人是生和死，存在和滅亡，對於社會，對於人類都是無關痛癢

的。

眉哥即時站起身來，揚着他的帽子，面上露着輕蔑的微笑，只把眼睛出力地探望了我一下，也沒有點頭，也沒有道別，便走了出去。A走上前去挽留他，喃喃地說：

『不再坐嗎？……或許我是得罪了你了！』

他熱誠地握着A的手，把牠搖了幾下，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今早約莫九點鐘的時候。他還沒有來，我很是耽心。我在埋怨着A，我怪他昨天不應該那樣煞風景。最後，我命令着他去請我的眉哥到來坐談。我這樣地對他說：

『A，你這蠢貨，你今天如果不把他請到這裏來，我便要和你絕交，

……」

A對我搖着頭，睜大着眼睛，作出很可憐的樣子說：

『姑娘，我去就是，只要你喜歡！』

坐在他旁邊的B却是髮形於色，這樣忠告着我說：

『心，你別要太作孽了！……難道你又要和他戀愛起來嗎？』

『B先生，請你不要來管我！』我生氣地說，很很地在抽着香烟。

『你還是這樣地任性，真是沒有辦法。我告訴你，像你這樣的戀愛是一種罪惡，你應該知道啊，我的不懂事的姑娘！』B有點憤慨說，他的兩撇眼眉在他的俗氣的臉孔上皺攏着。

我把賸餘的烟屁股出力地丟在痰盂裏面，那作着噝聲。用着高亢的音調，眼睛釘視着B，我這樣說：

『這是罪惡，但我愛這罪惡！』

B 終於被屈服，A 也無言地在穿着衣服，預備出發。便在這個時候，眉哥些微帶着急喘，把他的身體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了。

『好！你來得正好！我還預備找你去呢！』A 提高嗓子說，一若怕眉哥聽不見他的說話似的。

『找我去，爲什麼呢？』眉哥悠然地問，在我的身旁坐下。

『我是奉了命令的！』A 把嗓子提得更高說，登時臉部漲得發赤，霍地一聲在痰盂裏吐了一口痰。

眉哥似乎一點也沒有注意到 A 的態度，他只傲鬱地坐着，臉上掛着神秘的微笑。這種微笑，似乎是在憐憫着自己，似乎在憐憫着我，似乎在憐憫着衆生。

「心妹，我們到公園去跑一趟吧！」他毫無所顧慮地這樣說。

自然，我是即刻答應了。

眉哥這才望望着A，望望着B這樣說：

「你們也去吧！」

「自然要去。」A似乎很不放心我獨自和眉哥去。

「我也可以去嗎？」B用着一種調侃他自己的口吻說。

「你們如果知趣些，還是不要跟我們去好！」我心裏這樣想，但沒有說出來。

約莫九點半鐘的時候，我們便都走向法國公園去。空氣是清新的，天宇高高而瑩潔，道旁的樹葉些微帶黃，但還不怎樣凋傷。

「這是很好的天氣，……」我心裏這樣想，嘴角上掛着笑。

我和眉哥一面走，一面抽着烟，兩人吐出來的烟氣纏結着在一處，這就成了我們的詩的皇國，愛的樂園。這皇國和這樂園裏面沒有世人的冷酷的面孔，這裏面沒有詐僞，沒有欺騙，沒有剝削，沒有掠奪。

『愛是人類最高的德性。』我想。

A和B這時正跑在我們的面前，大談着謀生之道。A說他預備到南洋做生意去，B說他預備到南京做官去。他們都說做官和做生意是解決飯碗問題的坦途。而人生除了飯碗問題之外，旁的一切都是空虛的。……啊，像他們才真算是雙料的俗人啊！

到了公園的時候，我和眉哥都先走進去，A和B被那守門的巡捕用着木棒攔住。……A和B，原來都忘記穿着洋服。我向着面紅耳熱的他們說：

『呸！你們先回去吧，蠢貨！』

也不打理他們到底高興不高興，我頭也不回地跟着眉哥走着。沒有經過什麼商量我們都走向花徑裏去。我們的手都不自覺地牽攆起來，我們的肩都不自覺地依偎起來。

『心妹！』眉哥忽而很興奮地捉住了我的兩臂，出力地把我擁抱着，在我的頸上接了幾個熱吻。他的眼睛滿着熱淚，全身在抖顫着。『愛情畢竟是太可怕了，我昨天晚上整晚沒有睡覺，老是在想念着這個問題，我感覺到我不能離開你！……』

『而我呢，我的靈魂也已經被你束縛起來，不能自由了！』我把嘴唇貼在他的懷裏說。

太陽光探進葉蔭下來在我們的襟顏上輕軟地跳躍着。園花在笑着。我忘記了我的憂慮，我忘記了人生的歷途是荆棘叢生的。我陶醉了，眉哥也陶醉

了，一切都陶醉着在愛之海裏。

「心妹，」眉哥忽而在我的懷裏些微帶着一點羞澀說：「我今年是廿五六歲的人物了，我比你大了幾歲。但我是第一次在一個女子之前表示愛情呢！……我不愛普通的女子，我只愛你！我愛你的被蹂躪的軀體，有了剛強不屈的靈魂！……」

「我將把你做我的最後的愛人，你是我的理想，我的希望，我的生命的源泉！……」我用手撫着他的亂髮，在他的額上接了一個長久而熱烈的吻。啊啊，我是得救了，我已經像從大海裏面被撈獲起來了，以後眉哥的偉大的心靈將永遠做我的堅強的船，我將不會再淪沒了。

當我們回到家裏的時候，A和B都在大發牢騷，說中國應該從速強起來，從速把租界收回，尤其是法國公園。C也來了，他坐在A和B中間，劈

頭他便向着我這樣問：

『你和眉海這傢伙到那裏去？哼，靠不住，你們一定是愛起來了！……
唉，女子都是靠不住的，她們都不來愛我！……我那一點不漂亮呢，女子都是沒有眼睛的。……哈哈！眉海！請我們喝酒吧！……哈哈！戀愛成功萬歲！萬萬歲！……可是，我的愛人是跑掉了！唉唉！』C閃着他的小小的眼睛，跑上前來握着我的手。『實在呢，現在的女人真是壞極了，心姑娘，你也是壞極了，你不睬人，哈哈！……我的愛人是倒戈了，倒戈了，可惜我沒有向她繳械！……我那時候還想向女人講道德呢，我還注意所謂靈魂之愛，所謂純潔之愛，媽媽的！……算我昏頭昏腦好了！我的愛人跑掉了，是活該的！現在是什麼時代呢！是肉慾橫流的時代！是的！肉慾橫流！靈魂是太纏綿了，只有肉慾，才是實質！……媽媽的，現在的女人，只是需要金錢和性

交！她們所謂愛情，無非即是金錢和性交！媽媽的，要是碰運氣，在我的手裏，弄到十萬八萬塊，我包管每天都有幾個女人來和我發生愛情！哈哈！女人是壞極了！壞極了！……哈哈！我的愛人是跑掉了，跑掉了！這真活該，哈哈！』

『你是不是神經病！安靜點吧！』我向着他這樣說，即時走去和眉哥一塊兒坐着。眉哥正在研究着C的癡狂的狀態，臉上露着苦笑。

C扭動着他的嘴唇，作着一回卓別麟式的行路的姿勢，便在我的面前屈着腰說：

『姑娘，不要生氣，我是太可憐了！哈哈！……你趕快地來愛我吧，不然，我便要死了，哈哈！死，這不是很可怕嗎？姑娘，你憐憫着我吧！……唉，女人畢竟是靠不住的，我的愛人是跑掉了！你憐憫着我吧，我的好心腸

的姑娘！……給我一個擁抱也好，給我一個接吻也好，罵我一句蠢貨也好，罵我該死也好，只要睬我便好了！哈哈！……女人們是最壞的，最靠不住的，是不是呢？我的愛人是跑掉了！哈哈……」

「老C，你不要太滑稽了！你無論怎樣賣力，也不過是一個丑角！」A嚴肅地說。

「丑角？哈哈！丑角也好！我要努力做一個丑角！讓他們，眉海做着生丑，心姑娘做着旦角去吧！哈哈！女人是靠不住的！旦角也是靠不住的！和女人發生了愛情的男人是靠不住，生角也是靠不住的！……唉唉！上帝！還我的愛人來！呸！愛人！愛人！我不承認天地間有了這麼一回事！哈哈！老A，你的愛人近來怎樣呢？把她引渡來給我吧，你已經有了老婆了，還要愛人幹嗎？哈哈！壞極了，壞極了，有了老婆，還勾愛人，這真壞極了，這和

女人一樣壞！哈哈……」

「老C，少做着猴戲，好不好呢？」B老誠地勸告着他。

「呼我爲猴者，則應之曰猴，可也！哈哈……老B，你這壞蛋，你想到南京做官去，這不是另一種猴戲嗎？而且這是更壞的一種猴戲！……何必呢，你何必一定要去做官！我勸你，哈哈，你這比較還有良心的傢伙，還是回到你的舊路，馬馬虎虎去做一個小老板吧！哈哈！做官！面孔要有吃人的尊嚴，心肝要是黑透的，才有希望。你不配！哈哈！你不配！你不配！我與你皆不配也！……配乎哉，我們皆不配也！……」

「你這大炮客！滾你娘的蛋吧！我們要來弄飯吃了！」A向他下着逐客令。

「哈哈！我先聲明，我要在這裏措油！……僅僅措了一兩餐油而已，多

乎哉，不多也！哈哈！……」

C 本來是一個很有作爲的人物，失了一回戀便變成這樣脆弱，這樣失常，真是可笑。……有些人甚至因失戀而自殺，那自然是更可笑了。失戀即使是悲苦的，但悲苦裏面有着最大的甘甜。生命力強盛的人會在種種失敗的重圍中作着驕傲的微笑。有時，失敗是比成功更加可喜，更加有味。……

眉哥忽而站起身來，在室裏面踱着方步。他的面孔上溢現出厭倦和不耐煩的表情，顯然地他不高興着這一席說話。對面的一座洋樓，從窗際的薄薄的紗幔飄出來一陣悠揚的鋼琴聲，同時馬路上傳來了一些若斷若續的吱吱嘎嘎的苦力們的叫喊。富人們和窮人們一道在享樂着。但他們的享樂的方式是太懸殊了，富人們的享樂是以纖指，是以柔腕，窮人們的享樂是以鹹的汗，腥的血。他聽了聽這兩不調和的聲音，便頭痛似地叫喊着：

『這社會上一切都是不平！這世界需要毀滅！』

『怎樣把牠毀滅呢？老兄！』C俏皮地問，走到窗口去，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

『是的，需要毀滅！』眉哥急切地說，他的態度就和一個最劇烈的演講家一樣。『不論用什麼方法毀滅牠都可以，用火燒，用刀砍，用鐵錘錘都可以，這沒有什麼關係的！……』

『老兄，你說得太過火了，哈哈！』C用着滑稽的態度說。『我還未曾找到愛人呢，我祝這世界不要毀滅得太快！』

眉哥冷笑着，搖着頭，在抽着香煙。他抽得這樣起勁，就像要把他的身子隱藏着在煙氣之中一般。過了一會，他稍爲平靜了，便這樣解釋着：『自然，我用的這世界三個字，意義不免有點模糊，我應該說這舊世界。是的，

我們應該把這虛偽的，狡詐的，腐敗的，黑暗的，不平等的，不自由的舊世界毀滅，從新創立一個真誠的，正直的，新鮮的，光明的，平等的，自由的新世界來。我們不應該這樣做嗎？像我們現在這樣的生活是太可憐了，太不振作了！」在這瞬間，眉哥完全變成一個煽動家了。要是旁的男子這樣鼓唇弄舌我是不高興的，我會疑心他們在說假話，在開玩笑。但這些說話都是眉哥說的，我便覺得那是毫無疑義的真理了。因為天和地或許會上下倒置，像眉哥這樣的人物，一定是不會說空話的。他的說話比起銀行的支票來還要可靠得多哩。

「朋友，要說得這樣有把握，我知道你也是靠不住的，你和我不過是白步和五十步。哈哈！你現在不過多了一個愛人，說話便說得有把握些，而且似乎還想向前跑。其實呢，哈哈！這不過是一種衝動。是的，朋友，這止是

一種衝動。這種衝動也是跟着性的衝動而來的。哈哈！這一切都完全爲着女人！女人主宰着世界，沒有女人就沒有世界了，什麼是新的，什麼是舊的，什麼是光明的，什麼是黑暗的，什麼是自由，平等，什麼是專制，壓迫，這一切都是空話頭。哈哈！空話頭！除了性交和金錢而外，旁的說話都是空話頭！哈哈！性交和金錢而外無世界！哈哈！……我要是碰運氣弄到十萬八萬塊，飽足了性交和金錢的慾望以後，什麼主義我都可以讚成的。哈哈！無論什麼主義都可以！……』C一面學着卓別麟式的跳舞，一面這樣說。

眉哥覺得沒有辯論的必要了，他呆呆地望着C，把烟抽得更出力些，好像藉着抽烟的力量要把失却了理性的C征服似的。

吃飯的時候，眉哥拿出兩塊錢來。我們自己弄了幾味菜和買了兩斤花雕酒，痛快地吃喝了一餐，這時ABC三位先生似乎都對眉哥有了好感起來

了。

當在酒酣耳熱的時候，C 不停地聳着他的肩，揀着大塊的肉吃，揀着大杯的酒飲，喃喃地說：『是的，是的，哈哈，這肥的肉不遜於女人的屁股！這香的酒不遜於女人的嘴唇！不遜！不遜！是的！是的！哈哈！一點也沒有遜色的！……哈哈！快樂極了！快樂極了！滿飲這杯！滿飲這杯！……我須得承認，在性交和金錢以外，還有喝酒該算在這世界之內的。……』

九月十日

我真想不到像眉哥這樣斯文的人物，會有這樣野蠻的舉動。今天下午我到他住的那個地方去的時候，他只是一個人在裏面。我一看見他的眼睛便知道不對，那好像野獸一般兇狠地望着我的全身。登時我想走了，但我又隱隱

地在希望着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因此，我便不遲疑地走到他身邊去。他向我喃喃地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說話便把我抱起來，推倒在他的臥榻上。那樣子真把我嚇昏了……。

當他壓在我的身子上面時，我的凸起的腹部橫撐着他的身體，我向着他乞求着說：『那很不當，待將來吧！』

他夾住我的兩股。用着強有力的手支住他全身的重量。……

過了一會，我們都在喘着。他臉上露着悽苦的表情。全身戰動得像受了寒一般。他跪在我的面前，要我恕他的罪。假定說一刻鐘以前，他是一隻猛獸，那在此刻，他是變成一個受了災難的嬰孩了！唉！上帝知道！我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只是跟他一道在哭泣着。……

九月十二日

這兩天，他的臉色蒼白得很利害，但見了人的時候，他的嘴角還是露着微笑。那種微笑依舊是神秘的，依舊像在憐憫着他自己，依舊像在憐憫着我，依舊像在憐憫着衆生。

我和他是更加親熱了，即使在人家的面前，我們還是一樣的擁抱，接吻。我們在人家的面前聲明我們已經無疑義地是一對戀人，而現時的丈夫我已經不要他了。他和我的同居也是馬馬虎虎的，我們間連一點法律的手續都沒有。我可以自由地要他，亦可以自由地不要他。A B C 這三位先生都是和平的人，他們不喜歡得罪我，所以並不敢十分反對。他們只向我說了一些需要提防現時的丈夫的復讎的說話。但依我想，現時的丈夫對於我也厭倦了，

我之離開他，一定只是給他以歡喜，復仇這一點一定是談不到的。而且，他對於我有什麼懷恨的必要呢，他對於我是一點損失也沒有的。他自己也是這樣地把我從舊時的丈夫的手裏奪過來呢。

P（愛我的大學生）今天走來看我，我告訴他一切，他很贊同我，說我勇敢。同時，他借給我十塊錢。我決定今天搬到眉哥那兒去。我的行李不滿一黃包車，搬家是極其容易的。我感覺這一回所發生的事情雖然是有點突飢，但很自然；雖然是有點鹵莽，但很合理。不過，人們一定要更加指摘我，詬罵我，說這是娼妓式的行爲了。好！娼妓式的行爲也好，我愛自由，我要爲我的自由奮鬥，我尊重我自己的人格，我尊重我自己的意志和理想！我不能向世人討好！我寧願做一個被人們詬罵，被人們恐怖的娼妓，不願意做一個被人們寵愛，被人們憐憫的太太！我願意做個女惡魔！是的，眉哥做

個男惡魔，我做個女惡魔，我們都向惡魔之路跑去。我們願意大做其破壞的工作，願意把我們的心臟和一切被凌辱者，被侵害者，被驅逐者，被壓逼者，被認為瀆神者，大逆不道者結合在一塊。我們願意反叛！願意做着種種駭人聽聞的怪事情！是的，我們都願意做惡魔！願意接受人間的種種醜惡的名詞，願意擔起人間種種不幸的重量！

晚上，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現在的這個丈夫D。信是這樣寫着：

親愛的D先生，我已經決定和你離開了。我并不是恨你，我只覺得我和你有離開之必要。請你千萬不要因此傷心，更不必因此懷恨。因為傷心和懷恨，都是弱者的醜態呢。我們應該做强者。我知道，我一向的名譽是壞極了，這一次和你離開或許會使我的名譽變成更壞。但老實說，我是一點也不怕的。一個人為什麼應該

有好名譽呢，我就不懂。說名譽是人之第二生命吧，那有什麼要緊呢？我這個人是連第一生命也可以敝屣的，何況第二？總而言之，我有我的人生哲學，我有我的把握。我上不怕玉皇大帝，下不怕閻羅王，我要以我的獨立的意志，獨立的靈魂，在天地間獨來獨往。

在和你離開的時候，我有許多話想和你說，所以我不避俗套地來寫這封信給你。親愛的D先生呀，我確會很熱烈地愛你，因為你又是美貌，又是年青，你驕傲得像一隻小馬。直至此刻，我想起你行路時的那種威武而帶稔氣的步態，你在吹噓時的那種自以為不可一世的意趣，還令我感到戀戀，感到和你離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D先生，你終究是太淺薄的，淺薄得有點可恨。你

到底不能認識我是怎麼樣的一個女子，你想用男子在歷史上所特有的威權來對待我。你要我尊從你，討你的歡悅，忠心不貳地服侍你。而你對於我呢，是個主人，是個統治者。你錯把我當成一個太太。你錯把你的年青，美貌，在軍營裏面辦事——或者說是做官——這幾項看得過爲重要。你以爲有了這些便可以埋沒一個女子的靈魂，摧殘一個女子的意志。這真是太豈有此理了！D先生呀，美貌，年青，做官，這些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呀，這些東西只可以炫耀着一些才出學校的女學生，或者一些意志薄弱的

人家姑娘，在我，這些都是不值一笑的。我所要求的只是自由。這比一切都貴重些。然而，D先生，在你，你以爲女子是沒有自由可說的。你以爲女子只有投向你的懷抱裏去的自由，沒有從

你的懷抱裏離開，走向他人的懷抱裏去的自由。所以，你是弄錯了。

老實說，我假定願意受男人的統治，願意出賣自己的自由和意志，我想早就當跟在我的第一個戀人後面，所謂從一而終地做一個好太太了。你不會比我的那第一個戀人漂亮些，年青些，地位高些。不會的，這一切都比你更夠資格！然而，我終於離開他，我因為他不能尊重我的自由，不能夠尊重我的意志。所以，D先生呀，你是把我弄錯了。你以為我現在一定已經沒有勇氣，一定不敢和你離開，一定可以任你支配。D先生呀，這是你的錯誤呀，你太和普通的女子一樣，我太和普通的女子兩樣了！

人間沒有什麼權力統治我，只有愛。D先生呀，你確曾用愛來統

沿我，但像那樣的時間是太短暫了，太短暫了！當我們相遇在丑鎮的時候，我的舊時的丈夫（他和我的結合也是沒有什麼法律手續的）正開始在蹂躪我。他在電戲院裏面看了一齣電戲，那表演着一個女人在她的丈夫的面前說她要去自殺，她的丈夫便拿着一柄大刀給她，她終歸不敢自殺。舊時的那個丈夫看了這齣電戲以後，據他自己說，他是大澈大悟了，他以爲對待女子，最好的辦法便是糟場。于是他天天把我糟場起來，他說我已經和他有了性的關係，而且已經有了胎，一定不敢和他離異。這只是他自己的邏輯！我並不是這樣地薄弱！呵，D先生，那時的你，對待我真是無微不至的親密呀，你說你願意做我的忠僕，你願意始終如一地來愛我。你在慫恿着我和那舊時的丈夫離婚。我一切都依照你

的說話做了，我做了你的妻室，你做了我的丈夫。但是，D先生的話，你畢竟是太自私自利了。你剛達到你的目的，便立刻地忘記了你對於我的約言。你天天在逼着我把腹裏的胎兒殺死，你說那胎兒是你的恥辱。在這男性中心的社會上，你對我說的這些說話，人們大概總會說是很平常的吧。但我不能承認這是一個『人』所應該說的說話！D先生，你是個什麼人物呢？你那裏來的這一種逼我殺害我的胎兒的權利！說是因為你美貌，年青，並且在軍營裏面辦事便有這個權利吧，我是死也不承認的！我以為，不但你沒有這種權利，便連上帝也沒有這種權利呢！是的，你沒有這種權利！我可以把你丟開，但是你不能夠殺害我這胎兒！D先生呀！你自己保重着吧，我是這樣地和你離開了！我已經不需要

你啊！

阿心謹啓。

九月十五日

眉哥似乎很煩悶。我給他更多的愛，似乎只引他更多的煩悶。他時常在房子裏走來走去，頭髮散亂着，臉色蒼白得可怕。他只是沉默着，抽着多量的香煙。有時，他忽而呆呆地望住我，現出可憐的神情來說：

「心妹，我們都墮落了！……我們不能這樣地無所作爲！……唉唉！像這樣的無所作爲，是比死還要苦楚的啊！」

差不多他和我每餐都喝酒，喝得異常之多。喝醉了，他便陶然地睡在我的懷裏，像一個未滿週歲的嬰孩一樣可愛。但當酒醒的時候，他的臉上的表

情便又顯出陰沉而且嚴肅，沉痛地自責着。

「心妹，你讓我去死吧，我還成個什麼東西呢！我還有這樣工夫和心情在喝酒！」

他以前是個什麼樣的人物，我是很明瞭的，他是太有所作爲了。現在的青年人應該學瘋學癲，裝聾作啞才是生機。太有所作爲，是不行的。我時常用這些說話勸導着他。真的，我的年紀雖然比他輕些；但我相信對於處世立身之道，我是比他高明些呵。

而且，不作爲的作爲也是一種作爲。我們光是喝着，吃着，發發牢騷，戀戀愛，便足以激薄俗而抗末世，（末世者，世紀末之謂也。）旁的作爲，殊可不必了。

C 下午到我們這邊來，他說他的戀愛已經成功了。他說他時常到四馬路

『打野鷄』去。

『哈哈！這是戀愛的簡便法！』他用着坦白的神氣說。『「打野鷄」，「打野鷄」，哈哈，妙透了！妙透了！又肥又滑！……不過，哈哈，……我先打了兩針六零六……』

C越變越滑稽，越虛無。說話的時候，有了一種像在嘲笑人又像在求人憐憫的神氣。跟着，他便這樣坦然地說：『先此聲明，我要在這兒揩油吃飯。……哈哈！想不到我老C現在更是這樣日暮途窮了！媽媽的！……』

『老C，不該太滑稽了，我們該找出路！』眉哥嚴肅而誠懇地說。

『哈哈！不要說出路了！……正像某大文學家所說的一般，這出路之成爲絕路，不是成爲很顯然的事實嗎？……老眉，不要夢想出路，這種夢想是增加你的苦痛的！在我們的四周圍的只有黑暗，只有叢生的荊棘，只有在窺

何着人的毒蛇！我們惟一的出路只有在黑暗中熟睡，只有在荆棘叢中跳舞，只有和毒蛇接吻，擁抱。你想打破黑暗，芟除荆棘，殺死毒蛇嗎，這只是獸子的夢想，包管你在未曾動手之前，便先受殃。……哈哈！我比你懂得多呢，老眉！……我告訴你，聰明人在這個時代是決不願幹什麼事情的，只有「打野鷄」呢，遠馬馬虎虎可以。「打野鷄」不但可以解決性慾，還可以算是做了一點慈善事業。哈哈！不過，有點麻煩，先要打六零六！……」C用手摸着他的好幾天沒有剃過的鬍子，閃着小眼睛，咬着嘴唇，縱情地笑着。

「『丟那媽』，這樣的時代，還說什麼話呢！說一說我們以前的工作吧，做得那樣熱烈，那樣勇敢，那樣有信心，不管晝和夜，健康和疾病，我們都一樣在幹着。我們每秒鐘都在替人類的光明的前途着想。……然而結果是怎樣呢，我們從人類所受到的報酬是這樣地刻毒的。我們的兄弟們，有了幾十

萬，都成了十字架上的基督。而我們呢，都被說是叛逆，是狂徒，到處受驅逐，被壓迫，要提防人類把我們拿去砍頭！事情是這樣悲慘的，我想上帝自己看明白這些事情，怕也要流眼淚呢！……哈哈！上帝是要流眼淚的，但我們不能流眼淚，我們要縱情地笑！要露着牙齒，歪着頭，不知人間何世地笑！……哈哈！惟有笑，惟有狂笑，才可以吐露着我們的悲哀的！用文學上的名詞來說吧，我們的悲哀是太深沉的，深沉得像大海一般！……」

「哥哥握着C的手，顯然是很受激動地說：

「我們的墮落是有相當的理由的。但這究竟不好，這究竟是墮落，這和那般醉生夢死的人們太一樣了！……」

「墮落！你說這是墮落嗎？哈哈！」C的神態變得像一隻母貓，用着悠徐的音調說。「我不承認這種墮落，這是一種「向上」的行爲呢。一個人無論

如何先要適於生存。像我們這種行爲，便是一個頗爲適於生存的行爲。看哪，假定我們每天努力做幾句詩，寫幾行小說，其餘的時間便拿來喝酒，抽烟，吃飯，「打野鷄」，或者說文雅一點，進行戀愛。那我們在這社會的人們的心裏頭，在這班所謂善良的人類，所謂懂得禮義的人類的心裏頭，便將漸漸地變成溫和可親。他們將不以我們爲危險，不以我們爲大逆無道。這樣，我們雖然是失去了意志上的自由（意志這件鬼東西，我們不去打理牠吧），可是，我們的行動便可以自由了。我們到處將不會受人們的監視，受人們的疑惑，受人們的攻擊，受人們的陷害了。我們將和周圍這些善良而懂得禮義的人類同一樣受國家和上帝的保護。到處，無論是父母也好，朋友也好，鄉人也好，他們將會誠心地歡迎我們，說我們勒馬懸崖，是英雄的本色，說我們翻然自新，其過如日月之食。難道這還能說是一種墜落的行爲嗎？哈

哈！』

『可是，這是一種靈魂的墜落，這是一種恥辱的結晶，這比到處受人們監視，受人們疑惑，受人們攻擊，受人們陷害還要痛苦些。……唉，老C，我們還要找一找出路！我們與其被黑暗悶死，不如爲打破黑暗而死；與其在荆棘叢中跳舞，和毒蛇擁抱接吻而死，不如爲芟除荆棘，擊斃毒蛇而死。我們始終應該爲着人類的光明的前途着想。我們雖然是反對基督教的，但我們應該有耶蘇基督的犧牲的精神，即使被人們釘在十字架上也不惜。……』

眉哥是熱烈極了，他臉上溢現着一種慷慨赴難的表情，那使他變成更美而且更威武些。啊，在這一瞬間，他真是美極了，我真想在他的頰上吻了又吻。

C 望望着一下我，望望着一下眉哥，又望望着一下頭上的暗黑的天花板，把脚跟相向，凸起臀部，又是作了一回卓別麟式的跳舞說：『哈哈！老

「眉，你越發跋了！光明，光明一斤值幾個錢！你以為多了十萬，八萬個耶穌基督，這世界便會變成更公道些，更合理些嗎？我以為，最大的成績，不過多了十萬，八萬架十字架。罷了呀，人類！罷了呀，世界！罷了呀，宇宙！罷了呀，衆生！哈哈！一切都罷了！切實一點，還是「打野鷄」，還是喝，還是抽，比較有趣！哈哈！……」

「老C，你不要再說下去吧！我們都是太薄弱了！」眉哥揮着他的拳，憤憤地說。「太受不起這無情的鞭打了！總而言之，我們是戰鬥力不充足，我們是躲避，我們是不敢再和周遭的罪惡作戰！我們應該害羞呀，我們不應該說了這麼多替我們自己辯護的說話。……」

C 還是完全不屈伏，他把他的大大的頭顱點了幾下，又是搖了幾下說：「我完全不懂得你在說些什麼！你說我們的戰鬥力不充足，這是不的確的。」

你要弄清楚些，你真要以爲在炮火之前，在陣營之上，無日無夜的戰鬥着，才算是戰士。其實呢，喝着大碗的酒，打着肥而且滑的野鷄，抽着辛而且辣的香煙，把上帝當作一隻小馬桶，把宇宙當作一個大唾壺，這也非大勇不辦！哈哈！總之，你還迷信着真理，你還迷信着人類有了美好的將來，你還迷信着在這地球上，最終有着樂園出現。你將爲實現這一切美麗（其實是空幻的）的理想而戰。你以爲要繼續地，勇往地作戰，流着血，最後把你的生命犧牲，這樣才算是戰鬥力充足。哈哈！我們何愛於這樣的戰鬥力！這只是自尋苦惱！……我告訴你，世界上所以這樣紊亂，便是因爲哲學家 and 詩人太多的緣故。人們都受了哲學家和詩人的欺騙。沒有他們，世上的人們將更安樂地生活着。他們將不會因爲未來（而且永遠不會兌現）的美夢而和現實作戰。他們將如豬，如羊，如狗，如鷄的生活着。那是快樂的，哈哈！我敢

說，我現在是澈底地覺悟了，我將永遠不受良心的誘惑，不受理想的欺騙！「良心」和「理想」，都是豈有此理的，都是一斤值得幾個錢啊！牠們！牠們！只能爲這世界添置了無量數的十字架！牠們！牠們！只能犧牲犧牲着無量數的最賢者的（其實又是最蠢者）腥血！我咒詛良心！我咒詛理想！哈哈！我願意成一個澈頭澈腦的虛無者！是的！是的！一切！一切！一切就只是虛無！哈哈！』

這時，A和B也來了。在門口，A一定已聽清楚了C的說話，所以他一進門。便這樣問着C說：

『虛無？不會不吃飯吧！世界上最難解決的問題只是飯碗。而做官和做生意，便是解決飯碗的坦途。』

『你這種說話，也應該歸入虛無主義裏面。哈哈！你倒是我的同志！』

「同志，我們都是飯桶同志！」B插入說，態度也是充分滑稽的。在落魄的羣中，滑稽的氣分成爲彼此間談話的要素。每個人在談話中都想盡量把他的滑稽天才表現出來，好像不如此，便會變成落伍似的。「你們整天在談什麼理想，什麼虛無，什麼美夢，什麼現實，這只是表示你們年紀還輕，喜歡說閒話。我告訴你們，這些閒話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拿我自己來講吧，我現在是失業了，舖是倒賬了，官是做不成的，可是我的家用還要我負擔。我沒寄錢去，我的老婆，我的兒子便得餓肚子。但我要到那裏拿錢去呢？這真成問題。這問題才是實際的問題，而又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對啊，飯碗問題是頂可怕的，我的家中也天天寫信來和我要錢。他們那裏知道現在的世界是這樣糟糕，連我這樣安分守己的人物都在潮流中站不住，都只得滾蛋。啊啊，把我趕跑的那些畜生們啊，我貪你們的三祖六

代！』A憤慨地說，在C的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哈哈，這時候，連自己的死活都顧不到，還要顧念家庭，你們才真是多麼閒情逸致！談起家庭來，我不是和你們一樣麻煩嗎？我的父親昨天又寫信來給我，他也是拚命地和我要錢。他說家中的人統統要餓死了（我想，這一半是假的），無論如何，非我寄錢去不成。他說，只要有錢便可以了，至於這些錢是搶的，是劫的，是從人家叩頭，或者「當奴才」得來的，他都可以不管。你看，資本主義是這般利害，他連我們的尊禮重義的父代的腦子裏都被侵入了！哈哈！這真是豈有此理！』C一面說，一面在搖頭嘆息。

眉哥一句話也不說，他像在思索什麼似的，臉色陰沉得和將下雨的天空一般。忽而，他像被針刺着，不期然地叫喊出來：

『請你們不要再說下去吧！』

眉哥的家庭狀況，我們已經知道的，他的父親是個窮苦的農人，他所以能夠讀這麼多年書，完全是靠住他的有錢的親戚的幫助。這一二年來，眉哥所做下的這許多爲人類光明的前途着想的工作，把他的那位有錢的親戚嚇昏了。那位親戚也沒有警告他，只是簡單地和他斷絕了關係。他的父親呢，因爲太窮的緣故，太懂得窮人的苦楚，所以凡是窮人謀解放，謀自由的各種活動，他都參加。所以這就該死了。在鄉間，他不明不白地被人家拿去槍斃。至於他的母親呢，他的弟妹呢，只有天才知道，眉哥已經不知她們究竟流落何方了。唉！多麼殘酷的命運啊！

看見眉哥這樣悲傷的表情，大家都沉默着。他們都感到剛才的這席說話，實在不應該繼續下去。沉默主宰了幾分鐘，眉哥才又這樣沉痛地喊了一句：『我們應該找出路！』

『還說找出路！這出路已經連你的父親都殺死了！』C用着驚異的眼光在望着眉哥。

『殺我父親的不是出路，而是黑暗的勢力！黑暗的勢力不打破，不但我的父親要遭殺害，還有許多許多窮苦的人們的父親避不了這種殺害呢！所以，我們應該找出路啊！……』眉哥的態度又是莊嚴，又是懇切，這回是連C也有點受感動了。

『是的，我們該找出路！』C半滑稽，半誠懇地說。
這一場辯論便算是告終了。……

九月十七日

R今天走來看我們，搖擺着他的短短的手，長長的脚，時常張開着他的

極其醜態的大口。他望着我只是笑，而且走到眉哥身邊去，抱着他，拍着他的肩頭，握着他的手，歡悅（帶着瘋狂的狀態的歡悅）地說：

「老眉，感謝你，你替我復仇！……哈哈！」「一報還一報」，這比用尖刀刺住他的心窩還要痛快些！哈哈！」

他的這一段說話，令我回憶到在H鎮時他和D兩人的爭鬥的最後一幕。

那時，C和R站在我的兩旁，臉色都像紙一樣白。R用着丈夫的資格這樣說：「最後一句話請你說吧，愛我還是愛他？」

「愛他！」我簡短地答，雖然我心裏模模糊糊地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

當我看見R完全傾倒下去，嘴唇不住地在戰動着，兩隻眼睛睜了又合，合了又睜；C則耀武揚威像一隻小馬似的在跳躍着，我才知道我的說話有了

這麼大的權力。……

可是，事情變得真快啊！現在D已經像一隻破鞋似地被我丟開，而R又會在我的面前笑着（雖然這種笑還是一種不自然而傷心的笑）。

眉哥些微帶着羞澀和不安的神氣，低語着：『罪過！』

R走了之後，眉哥用着一種難於索解的語氣問：『你從前爲什麼能夠和R發生愛情呢？』

『愛情？你這是說那裏的話呢？我和他以前的關係，只是糊裏糊塗，實在呢，愛情是一點也沒有發生過的！』我這樣答，心裏頭忽而橫起了一陣悲酸，禁不住倒在眉哥懷裏哭着。啊，我是變得多麼軟弱啊！

『心妹，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眉哥一面在替我拭眼淚，一面緊緊地抱住我。『我知道你的過去的生活一定是很痛苦的，請你緩緩地告訴着我吧！』

……唉，殘酷！」

「是的，痛苦！我的過去的生活的確是痛苦的！不過，我全身心，全靈魂都滿着創痕，而這創痕本身也變成了我的身心，我的靈魂的一部。我的眼淚是流竭了，我的肝肺都已經變硬了，我不願意說我能夠忍受痛苦，我實在是對於痛苦的感覺已經麻木了！唉唉！我即要告訴你，我的過去的生活，那滿着創傷的生活，真是不知應該從何處說起呢！……」我在眉哥的懷裏恣意地哭泣着，像這樣的哭泣是愉快的。

窗外正下着細雨，慘濕的雲塊緩緩騰騰地從屋脊上飛過，好像在象徵着我的悲酸的命運似的。我呆望着我的眉哥，把我的兩手挽着他的頸部這樣繼續下去：「我不了解，人類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越是殘酷，越是卑鄙，越是狡詐，越是虛偽，便越是適於生存，越是成了社會上的名人，越是受了人家

的崇拜。倘若你是真誠，你是高尚，你是正直，你是不欺，那你便只好一步步地走向滅亡之路去，便只好被放逐，被砍頭，被丟入暗溝裏去。唉，眉哥喲，我們都是這後一類的人物！我們都一步步地走向滅亡之路去，我們都已經被放逐，而且都有被砍頭，被丟入暗溝裏去的資格！但我們待向人家訴苦嗎？那是沒有用的。我們惟有苦笑地接受這一切！還有便是被計算入人類的名義下面已經是不幸，而在這人類裏面居然還分開男女兩部，屬於女人這一部是更加不幸而又不幸的。……」

「女人會比男人更加不幸嗎？」眉哥用着不信的語氣駁問着我，意思是想安慰我的。

「更加不幸得多了！」我大聲地叫喊着，眼睛睜得異常之大。「女人這個名詞，在這世界上，是被蹂躪，被踐踏，被征服，被奴視，被玩弄的代名

詞。女人是完全無價值的。在我們的舊鄉，剛被生產的嬰孩，被證明是女性時，有許多許多是活活地被牠的父母弄死，或者被丟入溝澗裏面去餵魚。可是，這依然是不會太殘忍的啊！像現在這樣女子在家庭的地位，在社會的地位，處處都是被壓迫着的，倘若講一句反抗的說話便成了叛逆；做一兩件不合男子的意見的事情，便變成了要不得的女人，這種生存難道會比死亡更加可貴嗎？這樣地活着，難道會比一出娘胎便被弄死更加有意義些，更加愉快些嗎？不會的，我說這是一點也不會的。……在現在的社會上，一個男人只要他有錢有勢便可以姦污着盈千累百的處女，把她們的自尊與高貴的靈魂都加以侵害與蹂躪。而且，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在社會上還要受人們的尊敬和驚羨，說是又有本事又有福氣的呢！在這樣的社會上，女子只是一種賤價的貨物，只是一種最被壓迫，最被侵害的奴隸，只是一種最無靈性，

最值不得計較的性慾器具。女學生比較是最自由，差不多和男性是平等的了。但這在女人全部中究竟是佔了一個很小的數目。而且這很小的數目便真的能得到自由，而且真的能夠和男性平等了嗎？這還是在說夢！在男性的眼裏，女學生不過是一種較好玩的貨物。因此要把這些貨物弄到手，便不惜多出了幾個錢，弄了些子手段。女學生還是一樣地要受男性的支配，受男性的蹂躪，殘踏，糟塌，還是一樣地是貨物，是奴隸，是性慾的器具！女學生在經濟上，在政治上絲毫都沒有勢力，所以結果避不了要做姨太太，做娼妓，做女明星，女戲子，做舞女，做西餐館的女侍。總而言之，還得出賣肉體，出賣靈魂，出賣意志，出賣自由。總而言之，女人所度的只是非人的生活。……」眉哥在我的額上吻了一下，痛苦地說：『你的說話是可怕的，真確的，但這一切都是舊世界的罪惡，我們應該走向前去，和一切已經覺醒的人

們一道去創造一個新的世界來……。」

我冷冷地笑了一下，嘆了一口氣，抽了一口煙，還是說下去：「十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女孩，我的父親天天在嫖妓，在旅館中整年地開着房間，專爲嫖妓之用。他已經是個四十歲以上的人物了，不見得一天沒有女人便熬不住。他所以天天「叫妓女」來睡覺，我想除了解決性慾的問題而外，一定還是爲着鬪氣。父親是個舊名士，很有了相當的文名，而且當了一間報館的主筆。嫖妓，抽鴉片，和做着一些移風易俗的論文是他不可缺的日常工作。因爲是名士，所以他的行爲和普通人是不同的。他不大注意名教，帶着我到各處跑，即使是在嫖妓的時候也不是例外。這種生活一直繼續了五年，我所看過的和我的父親有了性的關係的妓女就有幾百個以上。這些妓女的面貌，舉動，我現在想起來，有許多還是記憶得很清楚的。她們嘻笑，撒嬌，做出種

種淫蕩的姿勢來媚客。表面上，她們可以說是很快樂的。但實際上她們都在過着地獄的生活。她們的嘻笑隱着眼淚，她們的撒嬌隱着傷心，她們的媚客隱着恐怖。她們之所以不流眼淚，不表示傷心，不露出恐怖，是因為她們沒有這種種的權利。她們是貨物，是奴隸，是性慾的器具，她們沒有生人的一切權利。那時，我的年紀雖然不大，但對於父親的行爲已經時常感到憤恨。有一回，那是當我約莫十三四歲的時候，我的父親叫了一個妓女，那妓女的年紀正和我差不多，而她的樣子可也和我差不多的，細小的身材，纖弱而美麗的臂膀，瓜子形的臉，圓的頭部，這一切都是和我一樣的。惟一的差別便是她臉上塗上了紅粉，乳部高高地凸起，臀部稍爲碩大了一些而已。而這個小小的姊妹，晚上便得和父親睡在一塊，受他的侮辱與侵害，這是多麼令人恐怖的一回事情啊！……」

眉哥也聽得呆了，他手上的香烟差不多已經把他的中指和食指灼傷他還不知道，只把眼睛釘住我。我用手搖醒了他，他下意識地把他的烟屑出力地擲在地板上，表情是異常悲傷的。『啊，你的父親真是太豈有此理了！……』

『我的父親並不是特別太豈有此理了，其實這社會上的男人（極少數，極少數的例外）都是太豈有此理了！唉，我還記起來呢，那個十二四歲的妓女名叫香妹，父親把五十塊錢給她的假母，說是把她拿來「開鋪」——即是說她還是處女，第一次接客的意思——這不大懂得規矩的香妹，不停地走到我的身邊來挽着我的手，全身微微地在戰抖着，她這樣低聲地問我：「你也是他『叫』來的嗎？」「他是我的父親呢！」我有着比她更低的聲音答，我的靈魂戰慄着，眼前現着一個個的黑圈子。她的臉色是變得更加蒼白了，她生怕得罪了我。我的父親望了望她，似乎是得意極了，他把她抱在大腿上，乖

乖，寶寶地亂哼了一陣，他唇邊的幾條鬍子似乎也是高興得在作跳。

「爸爸，這真是太殘忍了，你饒了她吧！」我的心中有一種力量在支配着我，命令着我這樣說。

「什麼這叫做『饒』呢？你這蠢孩子！爸爸歡樂，她也歡樂，而她得了五十塊錢，這不是很體貼了她嗎？你要知道，她經爸爸這一鼓吹，她馬上便會『紅』起來呢！呵！乖乖！寶寶！香妹！你說是不是呢！我很愛你！」爸爸安靜地說，這些事情他是做得太多了，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了。

「香妹用着戰抖着的手在抹着父親的鬍子，裝着笑臉說：『是的，老爺你很愛我，我也特別地愛：』」這句話還未說完，她自己不提防地便哭了起來了。但她還是極力把那哭聲忍住，繼續着下面的一個「你」字。

「我完全陷入一種昏迷的狀態，驚慌和憤恨使我發狂了。我望了望，燈

光是塗滿了血，帳帷也塗滿了血，地板上也塗滿了血，父親的臉上也塗滿了血，香妹的臉上也塗滿了血。「爸爸，這真是太殘忍了，你饒了她吧！」我再說一回，聲音是極其微弱。……

「恰好有人來找父親。父親把香妹交給我接待，他到外面去了。」香妹，你爲什麼還不逃走呢！我這樣警告着她。她把我的手握得緊緊，雖然是恐怖，但却很鎮定地說：「姑娘，逃走也是逃走不了的！」她用手指着一個站在門口的娘姨，用着解釋的口吻說，「她在監視着我！」……「你的父母呢，他們爲什麼這樣狠心，不來把你贖回去！」……「我不知道誰個是我的父母！……」「爸爸打算把你怎樣呢？」……「啊，我是駭怕極了！聽說要把我剝得赤條條地，縛在一隻長板櫈上，然後拿我去……」香妹倒在我的懷裏抽咽着，臉色變得像一片死葉一樣。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勸慰她，只和她一

道在哭泣着。可是我們都只是暗暗地哭泣着，不敢哭出聲音來。

「過了約莫半個鐘頭，父親便回來了。一踏進門他便又把香妹抱到腿上去。我鼓着勇氣，再向着父親說：「爸爸，這也太殘忍了，你饒了她吧！」父親只把眉毛動了一動，抹了抹鬚子說：「阿心，你太嬌養了，你來干涉老子的行動嗎？……我對待你算是平等極了，我不干涉你，你也不來干涉我。……這是再平等沒有的父親了！……現在，你看不慣，家裏去好了，哈哈！你到底還是一個薄弱的女性啊！」

「爸爸，你說的是什麼話呢？」我這樣答復着他。「誰給予你這種蹂躪女性的權利呢？你該害羞，計算年紀，你可以做她的父親呢！……」

「這種權利是上帝給予我的權利，給予一切男人的權利！」父親冷笑地說，他的口吻是滑稽的。「年紀多一點，少一點，這有什麼要緊，只要

有『大龍洋』便可以了。』

『第二天，當我到旅館來找父親的時候，香妹像一個死人似的睡在父親的榻上，她的褲染了半邊的血。父親却正在作着藝語：「豈蔻梢頭二月初！」

『事情是過得這樣平靜的，就和屠戶殺了一隻豬似的不會惹起人家的注意。從這一回起，我便知道人生是怎樣悲慘，人性是怎樣殘酷，女子在這樣的社會上是怎樣地無告了！也在那個時候起，我便想做一個背叛父親，背叛社會，不顧死活地和命運決鬥的女子。我願意做一個強者！……』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粗而且重的雨點，隨風送至房裏面來，把我們身上的衣衫都濡濕了。但我們並不站起身來，也不開始去把窗門掩閉。眉哥像發熱病似地，把他的兩掌承住他的面孔，叫喊着：『……這個世界真是要不得的啊！……』于是，他以一種害羞而熱烈的態度，把我抱過去，用着全部的

力量壓着我的胸。「心妹，我希望我不至於像普通的男人一樣可鄙啊！」我用着我的兩手捉住了他的頸部，在他的臉上吻了幾下，這樣地突然，這樣地急驟。「你和普通的男人是兩樣的！不但如此，你的靈魂是異常地和我接近！」

『十六歲那年，』我不能自己地說下去。「我到F地一個男女同學的V中學讀書去了。那時，人們都說我長得怎樣漂亮，其實不過也是現在這張面孔，所差的是現在已經蒼白瘦削，那時候却是嫩紅豐滿。V校的男生，似乎都是很得空似的。他們有許多整天都走來看我，向我討好。每天，我都接到了二三十封情信。在這些情信裏面，他們有了一個共通之點，便是說他們的心裏頭很寂寞，他們需要愛的鼓舞。他們一個個都在向我求愛。而我那時對於男性也有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渴慕。心裏頭雖然知道男性是殘忍的，刻毒

的，但一碰到那些巧言善媚的美少年，便相信他們或許是善良的，相信他們或許並不會傷害人的。有一個時候，我更至於這樣深刻地相信，凡是年青而美貌的男子一定是良善的，他們一定有了高尚的靈魂。我以為肉體便是靈魂的窗子，從這肉體的肥厚上面可以看出靈魂的深沉來。自然，這只是一種胡鬧的想像。這種想像，使我有許多回上了人家的當，直至此刻，我才知道肉體的優美和靈魂的高尚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有時，所謂優美的肉體，在意義上甚至於只是一種陷阱。……

「那時候，在那一隊向我求愛的男學生中間，我看中了一個和我同級的十七八歲的學生。他的樣子既然生得這樣漂亮，他的性情，他的舉動又都是這樣地溫柔，有趣。而且，他還懂得做詩。一個漂亮的青年懂得做詩，這就好像一朵美麗的花加上了一些香氣一樣，多麼令人迷醉啊！起初，是他天天

跑來看我。後來，我也天天跑去看他。於是乎，四面的風聲便不好了。人家說我整天只在鬧戀愛。學校當局對我漸漸有了不滿意的批評了。他們都說我本來是很聰明，很有學問，可惜太輕薄點。有一天，學校裏面的校長暗地裏把我帶到他的房子裏去訓話。這校長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他是一個前清的廩生，同時又是一個曾經到日本玩玩去的日本留學生。他有兩個很長而帶黃色的門牙，有兩隻鼠一般小但是狡猾的眼睛。在下地方上，他是一個很有名的尊禮重義的老先生。平時當他在向我們訓話的時候，總在勸我們不可輕薄，應當以貞節爲重。但我是很憎恨他的。我憎恨他的黃牙，憎恨他的鼠眼！當我被帶到他的房子裏去的時候，我真是不高興，老想乘其不意，走回宿舍去。但這老頭子的兩隻眼睛光亮得像兩盞電燈一般，老是在監視着我。到他房子裏去的時候，他更把他的房門關起來。

「這是爲什麼？」我些微帶着驚慌地問。

「哈哈！你害怕嗎？我是不會吃人的，我要緩緩來教訓你！」老頭子臉上掛着不自然的笑容答。

「我並不害怕你，但你爲什麼要把房門關上？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我這樣說，預備從他的房子裏走出來了。

「完全沒有道理嗎？哈哈！」他狡猾地答，用着身子擋住我。「道理是有一點。我要緩緩地教訓你，而且不願意令你在大衆的面前丟了臉，所以把你關到這房子裏來。哈哈！我是不會吃人的。老頭子比青年人還要靠得住的……」他用着他的多筋的手掌把我的臉孔擦了一下，嘴唇流出了口沫，繼續着：「你是多麼美麗而且活潑啊，你像一隻小兔子一般！……咳，一上了年紀，便變成慈心的了，我真不忍來責罰你！哈哈！小姑娘，你真是長得

太出衆了！太出衆了！……小姑娘，你知道嗎？你現在的名譽是不好了，全學校自教職員以至同學都在說你的壞話了。……」

「你對我要有什麼教訓呢，校長先生！」我出方格開他的加在我的臉上的手掌，恨恨地說。

「你不要太性急了！我很憐愛你，我的小姑娘，我的小寶寶。我知道你很堪造就！唉，你耐心地坐下吧，我有很多話想向你說，那些說話對於你都是很寶貴的。……唉，你們年紀輕的人真不知道，人一老了，心情是多麼寂寞得可怕呢。老年人是需要年青的姑娘們來安慰的。你讀過杜斯退也夫斯基的窮人嗎。我想你一定是讀過的，你是這學校裏出名的女文學家，不，女詩人，你在本校刊行的週刊，月刊，季刊上面便有許多美妙的詩章發表了。你所發表的詩，我差不多篇篇都看過。小姑娘，唉，親愛的小姑娘，你的詩

真是好極了！你的詩是我們的民族的光榮，是黃帝神明之裔的靈異的出產，不！出產這兩個字太不像文學家的口吻了！但這不要緊，我說的這麼多的說話，只想證明你一定讀過杜斯退也夫斯基的窮人。是的，我想你一定是讀過的。親愛的姑娘呀，我已經是個馬加爾。解屋斯金了，請你做一做我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吧！」

「你似乎在向我說情話，不是在向我教訓！請了，先生！」我搶上前去扭着那被關住的門，但校長先生出力地堵着那門，不讓我出去。

「姑娘，我不能這樣輕易地讓你出去。哈哈！你太看不起老年人了！你光是喜歡和年青的男人們談情話，不喜歡和老年人談情話。這太不平等了。這證明你還不是徹底的解放者！……我告訴你，我的小寶寶！年紀青青的男人們是靠不住的，他們的心思是多麼易於變動的呀！他們的愛情是靠不

住的！他們這一刻可以愛甲，那一刻便可以愛乙，在這兒可以愛丙，在那兒便可以愛丁。老年人便不同了，他們的愛情是像山一般屹立，海一般深廣。老年人是永遠不會騙人的。哈哈！我的姑娘，我的寶寶，你不相信着這嗎？……」他發狂似地走到我的面前來抱住我，眼睛裏發出了一種怕人的兇餓——這和我的父親在把香妹抱在大腿上那時的神情一樣。於是不覺地想到香妹的剝得赤條條，縛在長板檣上，然後拿去……的說話，不自覺地想到香妹的死腫的臉孔和褲襠裏半邊染着血的情形，我全身都在抖戰着了，血紅的圈子，一個個在我的面前轉動着，我覺得我差不多便要昏倒下去了。

「你這老禽獸！你是假道學！你想強姦一個少女！……」我用着拳頭亂打着他的醜惡的臉，大聲地叫喊着。

「他即時把我的口堵住，些微露出一點失望的神氣說：

「我的壞脾氣的姑娘，難道你是這樣地不堪造就嗎？老年人的愛情是堅固的，而且老年人有的是金錢，是名譽，是地位。青年人有了什麼呢，空虛，空虛，空虛而已。我的親愛的姑娘，我的小寶寶，你不要打錯主意了，……啊啊！痛呀！你打得我這麼痛！你再打我是不允許你的，我要開除你，我是你的校長呢！」校長先生這樣恫嚇着我，用手在擦着他的被我打得青腫的臉。

「你用什麼名義開除我呢？」我些微吃驚地站立着，在打着他的拳頭不覺也放鬆了。

「用什麼名義開除你嗎？名義儘多呢！光是不守校規這四個字便可以把你踢出學校外去了！哈哈！姑娘，你須知道我是一個校長，校長是一校之長呢。」校長先生的怪臉上閃着得意的笑容，他以為他這幾句說話一定可以

說服我了。

『老貨！你太不知恥了！我早就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道理可說的。你要開除我便開除好了！』這一回，他可來不及擋住我了，我敏捷地扭開了門，飛快地走出來。好像是從地獄裏面奔跑出來，即時再獲得自由了。』

『你是一位女英雄！』眉哥重重地拍着我的肩，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雨還是依舊下着，望出去，全部的屋脊都在抗拒着雨點，這濺出白沫來，混成一片白色的光。

『女英雄，這是一位場了台的女英雄呢！』我用着自己嘲笑自己的口吻說。『在V校裏面，我是被斥退了，就在和校長先生衝突後的第二天。在揭示櫥裏面的我的罪狀是：「照得女生某自入校肄業以來，行爲不檢，四處勾引男生，有類娼妓，傷風敗俗，莫此爲甚。本校長憐其年少無知，召至校長

室訓話，苦口婆心，勸其改過，予以自新之路。乃該生頑惡已極，更敢乘本校長正在訓話之際，打傷本校長面孔。似此行動，實屬不法已極，用將該生斥退，飭其即日離校，所以儆效尤而嚴厲本校之紀律也。切切此佈。……」這是多麼堂皇的一篇官樣文章，其實不過是那老禽獸強姦少女不遂所發洩出來的，一口惡氣而已。

「學校方面的同學，對我這次的被斥退，大都是很高興的。那些被我拒絕過的情人們不用說了，便是那些學問容貌都趕不上我的女朋友們，這回也暗裏叫快了。（她們平時都說我太高傲，太看不起人的。）當我在搬行李，預備出校的時候，我的四周圍釘滿了一對對的涼冷的眼睛，裝上了一張張狡獪的面孔。有些人暗暗地在譏議着：

「『看哪，天才家快要離校了！嘻嘻！』」

『「敢打校長，勇敢！勇敢！」』

『「娼妓！」』

『「傷風敗俗，嘻嘻！……美而沒有品格是不行的。嘻嘻！……」』

『在像這樣冷酷的重圍中，我不停地癡笑着。我不能表示軟弱，我不願意表示軟弱。我可以把他們都殺了，我不能在她們的面前哭泣。』

『「你們這些母豬，你們這些下流的賤貨！你們再敢嘲笑我，我要你們的命！」我這樣高聲地叱罵着，比平時更加高傲，更加看不起她們了！』

『跟着，我便像一隻被關在人家的鐵欄杆外的狗似的，孤另另地走向一間旅館去。在那裏面，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的情人，約他即晚走來看我。那時我真想倒在他的懷裏大哭一陣，我是再也忍耐不住了！我是太寂寞了，太孤獨了，我需要伴侶——需要熱心熱腸的愛的伴侶。』

「可是，我在旅館裏面等候了一整晚，他還不來看我。這一整晚真令我發狂了，我把我自己鎖在房子裏面，哭了一回，又是笑了一回，笑了一回，又是哭了一回。我不知道生存到底有了什麼意義，我想不出什麼說話來安慰我自己。」

「第二天，我才接到我的情人寄給我的一封信，他說他雖然愛我，但他恐怕被學校開除，所以不能來看我。我把他這封信撕得粉碎，拿到我的鞋底下踏了又踏。即刻，我便寫了一封信和他絕交。我不需要這樣的一個愛人！這樣完全在自己的利益上着想，連一點犧牲的精神都沒有的愛人！這樣的愛人，表面雖然好看，精神却已經死滅！我寧願孤獨，寧願寂寞，寧願像一隻無家可歸的狗一般在荒曠的大野上飄零，我不願意有了這樣的一個愛人！倘若我需要這樣的愛人，那我真的不如做個校長先生的太太！」

『以後的生活，是可以不用說了。我所過的是一種黑暗的生活，是一種不康健的生活。這是悲慘的，同時又是興奮的，是荒謬絕倫的，同時又是合乎至理的。我對於愛已經失了信仰，但同時却又不得不愛。對於男子已經充分的討厭，但同時却又是極端地需要。有時我也想好好地 and 一個男子戀愛下去，因為我相信愛是一種麻醉劑，牠可以減少人生的痛苦。但當我發見那個男子想應用他在社會上的特權來支配我，來做我的主人的時候，我便不惜拿他來做愛的犧牲品。……老實說，有好幾個男人的確爲了我而發狂，但這只使我快樂，不使我傷心。我看到他們發狂，是連眉毛也不動一動的。……』

『心妹，饒了他們吧，這太殘忍了！』眉哥學着我的口吻說。我們都不自覺地笑將起來，而這種笑是一種狂笑，是一種傷心的笑，

雨已經停歇了，天際上有些地方照耀着美麗的斜陽光，有些地方却仍然

被暗雲遮滿着，這和我們的臉上的笑容一樣，這也和男女間的爱情一樣。這含笑的悲劇！這沒有眼淚的酸辛！

『到後來，我在故鄉是站不住了。』我喝了一杯開水，潤一潤喉，再說下去。『在一般的男性眼裏，我已經變成一個賣淫婦似的了。有些人說，我每晚非和五個男人在一起睡覺不成，有些人在替我計算，說我已經有十來打愛人了。整個的社會似乎專爲我而分開兩部份，一部份的人們專用着玩弄女性的心理來諂媚我，進攻我，想得到我的肉體；另一部份的人們專在詬罵我，造我的謠言，用着冷的眼睛圍困我，暗示着小孩子在我走路的時候用石子擲擊着我。我變成了故鄉的社會的嘲笑和攻擊的重心。他們的口裏每天都在說着我這樣，說着我那樣。他們一方面把我當成最易於欺侮的娼婦，另一方面却把我當成虎列拉。……最後，故鄉的父老們害怕這虎列拉的傳染的

力量，決定把我趕跑了。好，跑也好。我挺直身子，憤慨地說：「我不需要這樣的舊鄉！」於是我跑了，我跑到這上海來。

「當我跑的時候，父親已經落拓了。他拿了很少的旅費給我說：『我現在已經是退伍的人物了，我不能夠幫助你，你自己投進這世界裏面活動去吧！……不過，我得告訴你，這個世界是我們男子所特有的，所以你要走進這世界裏面去，對待男子便不得不小心些。……』我的心裏只覺得好笑，我覺得父親始終是把男子看得太重要了。

「到了上海之後，我沒有錢租房子，只得和L住在一塊。L君是A君的姪兒，兒時已經和我很是慣熟。他老早便在愛我，但他遭我的拒絕真是不止十次以上。這一次我到上海來，而且和他住在同一間房，是他認為最幸福的遭遇。他想，這一次，他定可以得到我的愛。他本來是在大學裏面唸書的，

自從碰到了我以後，便連學堂也不大去了，整天老是帶着我到各大公司，各遊戲場去。他想藉此可以得到我的好感，但我並不像他所預料的一樣。我天天在用着他的錢，却天天在糟塌他。但他是滿不在乎地，他像是在被糟塌裏面得到快樂。……但後來，他似乎感到很痛苦了，有一天的晚上，他喝醉了酒，走到我的榻上來抱着我哭着說：「你要可憐我，你要愛我！」我只對着他冷笑，把他打了一個耳光。

「R是L的好朋友，他在大學裏面很出風頭。他天天走來找L，因之他很有和我接近的機會。因為出風頭的關係，他在學校裏面很有了相當的勢力。不久他便把我介紹到大學裏面插班去，學費是他和L共同負擔的。但不知爲什麼他們彼此間忽而吃起醋來了。

「有一天，L看見我和R在校園裏面臉朝着臉地站着，他忽而發了狂

似地走去廚房裏拿了一柄切菜的大砍刀來向着R恫嚇着：「滾你娘的蛋，我不允許你和我的心說話！……」自從那一回以後，L和R都由好朋友變成公開的敵人了！……可是，這能夠說是我的罪過嗎？這都是因為他們自己太混蛋呀！……我對於L，對於R，都說不上有了愛情的。他們的吃醋，實在是吃得太可笑了！

「往後，R和L天天在鬥法實。L是失敗了，他發了狂，連書也不讀，走回故鄉去了。……爲着種種便利起見，我又和R同居。後來爲着時局的關係，我曾經和他走到且埠去。以下的事情可以不說，你是已經知道了。……唉，眉哥喲，我以前所做的都是惡夢，所碰到的男性都是俗物，我幾乎被那種塵俗的氣氛壓死。……現在碰到了你，我是得救了，得救了，我的親愛的哥哥啊！」我不禁又是倒在眉哥的懷裏，恣意地哭泣着。這是一種多麼愉快

而又甜蜜的哭泣啊！……哭泣也是不容易的，要在堅苦的奮鬥，而且最終得到勝利之後才可以哭泣的啊！

眉哥沉默着，他不用說話來安慰我而用他的臉色和舉動來安慰我。天際的斜陽光已經完全消退，房子裏被暮色填滿着，眉哥溫柔地挽着我的絲絲的頭髮。就這樣，我感覺到，我和他緩緩地飛到天上去。在我們的臉上照耀着兩個紅色的大字『愛情』，那是用血寫的。

九月二十日

今天接到D寄給我的一封信，他說他感謝我能夠和他脫離關係。同時他用着滑稽的語氣說他尤其是感謝眉哥能夠『承賠他的鋪底』。末了，他說他現在已經有了一個新鮮的情人了，我儘可以不用掛念。

哈哈！想不到淺薄的D，更還不失是一個強者！這有趣的小馬！

九月二十一日

P在下午來探我，（眉哥恰好不在家中）他在一種遊擊式的戀愛狀態下想和我接吻，但我把他拒絕了。

『你現在變成這樣古典的了！』P說，把他巨大的頭顱點了又點，表示出他是這樣的驚訝。

我只微微地笑着。

P似乎是很苦惱的樣子，在我的書桌前坐下去，不停地用着自來水筆在寫着許多許多的 No. 1……。

九月二十五日

眉哥這幾天的下午，總是單獨地出去，回來的時候，臉上總是掛着勝利的表情。他的眼睛分外地發光，他全身的氣力似乎也增加了一些了。

「你爲什麼這樣高興起來呢？」

「我得到出路了！」

「什麼出路呢？」

「把一己的軀體和靈魂交給大眾，爲着人類的光明的前途而奮鬥的一條出路，……啊啊，在這幾天之內我便要動身到一個地方工作去，現在我是變成了一個有用的人物了，哈哈！」

「這幾天之內，到一個地方去，那麼我呢？……難道你把我獨自個人丟

在上海嗎？」我不禁驚喊着。

「你！是的！……這待怎樣解決呢？……」眉哥也和我一樣吃驚，好像他事前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似的。

眉哥的臉孔蒼白得很難看，就是死人也怕比他更有血色些。

「……難道我們不應該戀愛嗎？……難道我們的戀愛是有罪嗎？……可是，一有了戀愛難道就該把工作放棄，就該不找尋出路嗎？……」他在自語着，頹然地坐在房子裏的中央，把他的兩手抱着他的頭。

「我應該讓他去，這是他的自由！我不應該束縛着他的靈魂！」忽然間，這種奇怪的思想，像一盞明亮的燈子在我的面前照耀着，我忘記了我現在的可憐的位置，只在可憐着眉哥。是的，像他，才是一個可憐的孩子呢！
「那麼，你去吧！」我拍着眉哥的肩說，我的口吻照常是一個強者。我

始終願意做一個強者啊，雖然這一次的別離是我的致命傷。

眉哥跪在我的面前，吻着我的手指，他的眼淚沿着我的手指流到我的袖口來。

我却只是慘然地在笑着。

窗外的樹葉已經黃落了，這正是殘秋的時候呢！

蘭
縷

這天的下午，我獨自個人在北四川路閒踱着，然而碰到一個頸項和軀體都特別細長的青年在我的面前站住。他的細小的面孔上有了幾點斑點，身上穿着一套髒舊而且不合時的黑呢學生裝，樣子是落拓的。

『你認識我嗎？』他向我點着頭這樣發問，即時他把他的手伸給我，我的手亦即刻握着牠，全是很熱烈地。

『你是蘭續的三哥！……呵，我認識你了！』我點着頭這樣說，跟着我

便這樣問：

「蘭縷呢？」

「她……呵，不知道！」他的眼圈紅了，但他勉強地笑了一笑。「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改天你到我家裏去坐一坐吧。」他從胸前的衣袋裏抽出一本日記簿，在裏面撕了一張紙，留下了一個住址給我。

「過兩個鐘頭找你去，你可在家嗎？」我這樣問他。

「在。」他答，拔開步跑了，搖動着他的太長和太瘦的軀體就如一隻鷺鷥一般。

我仍然繼續地在閒踱着，但我的心緒却漸漸亂了。就和鋪在馬路上的澹澹的陽光一般，我心裏發生了一種澹澹的哀感。雖然是澹澹的，但却似乎太深沉了，使我的足步都錯亂得不成樣子。

「難道她！……不會吧！……唉！蘭縷！……蘭縷！」我心裏這樣推測着。

我已經是個念四五歲的人物了，我不應該學習有小孩子的模樣。我應該能夠擔當着悲哀。在可能的範圍內，我總應該把事情弄安靜些。於是，我繼續地閒踱着，不再回頭來望。

但，我畢竟是軟弱下來了，我不大走得動。我發覺了我所以不回頭來望，是因爲不敢。

「啊，倘若她真是……那怎樣辦呢？……這幾天來，我的精神上鬱別感到說不出來的痛苦，怕是不祥之兆吧！……」我幾乎失聲地叫喊着。

我終於鼓着勇氣跑到靶子場公園附近。許多人物在這公園門口進出着，似乎是很快樂的樣子。

「我亦走進去跑一趟吧！」我的心裏這樣地打算。但當我跑得太近門口的時候，我看見那個印度巡捕手裏執着藤鞭在走來走去，我忽而無理地害怕起來，我生怕那巡捕會揚起他的藤鞭，像在馬路上抽打手車夫似的來抽打着。我。同時，我用手向我的衣袋裏一摸，袋裏只有十來個銅板，於是我便決計把這十來個銅板留做今晚的晚餐之用了。

所有的樹都戴上綠葉，草坪上煙一般地染上了青色。我知道，這是春天的季候了。然而，這回更不行了，在我的目光所及的地方，不論在樹上也好，在草坪上也好，我總是看見蘭纏的影子——活潑的，而又勇敢的，溫柔的，而又固執的影子……

我不能等待到兩個鐘頭之久，便依照着捻在手裏的住址走去找阿唐。在門口，我先放大喉嚨地叫了幾聲，蘭纏的哥哥便自己走下來見我。

『不要走進去了，』他說。『裏面來了一個人物，他怕認識你，這於你是很不方便的。……我住的這個地方是我的哥哥的住家，那個人物是我的哥哥的朋友……』

『那麼，我們到那裏去談一談呢？』

『到郊外去吧！說你們的家鄉話好了，這比較妥當些，我懂得你們的家鄉話啊！』他用着不慣熟的我們的家鄉的口音說。我們的家鄉是一個荒僻的山縣，口音就如第二外國語一般。

『啊，你爲什麼懂得我們的家鄉話呢！』我帶着笑說。

『我在你們那邊做事情，做得許久了，怕有兩個年頭吧！』

我完全懂得他的意思，伸着手去握着他的手，更加熱烈些。我自己雖然是個拆爛污的人物，但我對於這班敢冒生死的朋友却是很尊敬的。……

我們終於跑到江灣路附近。

『蘭纒呢？……』把手拉緊着路旁的小樹，我便又這樣地問他。

『你真的不知道嗎？……』他的眼圈又是紅了一下，嘴唇在微微地戰動着。『她已經沒了！去年的七月二十，在C城犧牲了！……』他不能夠繼續下去，眼睛在望着四邊的野景，那沐浴着在紅色的斜陽之下，好像滿洒着血一般。

我把我全身的重量都載在那小樹上，極力地吞嚥着我的眼淚，我不願意在蘭纒的哥哥面前把我和他的妹妹的關係顯露出來。但我的臉色一定是變得可怕了，他望着我，走到我的身邊來，扶住我說：

『怎麼，你害了病麼？』

『……』我什麼話也不說，只是搖搖着頭，眼淚如泉水似地噴湧出來。

.....

.....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用什麼方法跑回來，當我走到我的那間用四塊錢賃來的鳥籠室裏面，也看不清楚那兒是地板，那兒是床鋪，便糊裏糊塗地倒了下去。

「天哪！我這一回的損失是太重而且太大了啊！」

二

我和蘭纒認識，是在二年以前的一個夏天。

那時，我剛在大學裏面唸書，是文學一類的。像裝在美麗的玻璃瓶裏面的一隻蜜蜂似的，終日只在營營地唱叫着。美麗釀成了悲哀。悲哀成了深綠

色，連接着酒家裏的綠色的玻璃廳，綠色的『玫瑰露』，這混爲一片，成了我的生活。那是甜蜜的，多量的眼淚，過度的豪情，誇張的酸辛，雜着夜氣的渺茫，街燈的涼冷，雪茄的烟霧，台布的乳白。每天只是做詩，蹙着面額，吟哦着，真好一隻蜜蜂似的大學生活啊！便在這樣的狀態下，我和蘭纒認識。

那時的蘭纒，已經是一個雄糾糾的女革命家了。以前，她是我的妹妹的同學，這一回妹妹跑到C城來升學，還未找到適當的學校，便暫時住在她的家中。因爲妹妹的關係每天我差不多都要跑到她家裏一二趟，因此便漸漸地和她混熟起來了。……

我生平是很害怕女子的，一碰到她們，我便會莫名其妙地羞紅着臉，低着頭。尤其是年輕而美麗的姑娘們，對於我更是一種沉重的壓迫。一面號稱

是個沉淪的人物，是個惡魔式的墜落派，對師長是分外無禮，對任何勢力是不肯低頭的；但碰到這類細腰纖手的姑娘們偏會變成這樣軟弱，這令我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

便是用金錢買來的肉體，在猖狂酖毒的酒家裏面，藉着金錢的淫威，男性中心的優勢，也還是使我心驚肉戰。我並不承認嫖是一種罪惡，更不承認花柳病是一件可怕的病症，但女人們的美麗永遠是令我震懾。有一回，我跟着我的朋友們叫着一個私娼，她穿着一身豔麗的衣衫，睜着她的活潑而又帶怒的眼睛站在我的面前。我甚至於低着頭不敢望她。伸着手去把他抱過來呢，自然是更加不敢，因為我怕把她身上熨得那麼整齊的衣衫弄皺了！啊！我這傻瓜！

當我初次跟着妹妹走到蘭纏家裏去的時候，我的心裏是怎樣忐忑着呢！

蘭纒很美麗，很活潑，而且很多情，妹妹一向便向我這樣誇張着，好像她有了這樣的一個女友，便於她有光榮一些似的。但像這樣的強有力的暗示，只是加倍使我臨陣恐慌。因此，剛到她的門口的時候，我的臉上已經熱了，我央求着我的妹妹說：

『你讓我回去吧，我可以不用進去了！』

『你這人！哼！』

我終於硬着頭皮跟着妹妹走進去。才踏上樓梯的時候，妹妹便高聲地叫喊着：

『蘭纒姊，我的哥哥走來拜候你了！』

妹妹是天真爛漫的，她像有意要來和我搗亂一般。

『這真糟糕，這回是走也走不脫了！……』我暗暗地打算着，連脚步都

亂了。便在這時候，蘭纒像浮在我們頂上的一朵紅雲似的，站到樓梯口來，她是多麼新鮮而且活潑啊！

『呵！坐啊！』她用着唱歌一般的聲調說，向我點了一下頭，臉上掛着羞澀的微笑。這微笑是美的，她格外使我的一顆心跳躍起來了。

她住的這座樓是頗為破舊的。樓板上亂堆着一些家具，一個面色帶病的婦人，坐在一隻矮凳上在喂着一個未滿週歲的嬰孩。我的妹妹和她的臥榻毗連地安置在靠牆的一邊，都沒有什麼佈置。這樓上惟一可以看出一點女學生味來的，怕就是橫在她的臥榻前頭的一隻書桌吧。書桌上面最觸目的是幾本主義一類的書。但這使我一見便不高興的。我心裏想，像蘭纒這樣美好的姑娘，也跟人家看着『主義』這一類的書，這真何必呢。我記得，在那樣的年頭，我是多麼厭惡着『主義』這類東西啊！有一天，我們的學校裏聘請了一

個偉人到大禮堂來演講着『主義』。那偉人有了很大的額，很大的牙齒，從汽車裏面走下來的時候，有了十來架『手機關』跟在他的四周。他的演說的本事是很大的，說到稍爲得意的地方，他便把身子站在一旁，停歇了一息，讓觀衆去鼓一回掌。但，起始十分鐘，我聽得還起勁，往後我便漸漸地支持不住了。我想從禮堂裏面逃走出來。然而，出入口的門都已經下了鍵，而且有人在把守。我知道我不聽下去是不行了，於是我只得忍耐着再聽下去。但這回我却處處地發覺出他在說假話，在欺騙着我們。我惱怒起來了。我把我的眼睛偷偷地望向窗外去，（還好，他們還沒有誰在監視着我的眼睛）那兒高高地豎立着好幾株木棉樹。在那些木棉樹上面，小鳥兒正沐浴着日光，在歌唱着。那樣的聲音比較那偉人的演說詞清脆得多了。而且那是更真的，那並不是在說假話，在欺騙着我們。我的先生喲，實在說，那時候，我覺得偉

人雖然是個龐然大物，但比起小鳥來，却千萬沒有和那小鳥一樣偉大呢！

可是，怎麼一回事嘍，這年青而美麗的蘭纒，却學着人家看『主義』這一類的書，這真何必呢！……同時，我自己忽而內省了一下，覺得『主義』這一類的書，或許會有意義也說不定，要不然，像蘭纒這樣聰明而活潑的女子，便一定不會把牠們拿來閱看了。

她大約是看我呆呆地站着，太把那幾部『主義』書望得出神吧，即時她從我的身邊掠過，（那顯出又是活潑，又是玲瓏）走到書桌旁邊去，把那幾部書拿起來，輕輕地用手一拍，便把牠們疊在一塊，並且這樣問：

『陳先生，你對這一類的書，想必覺得很有趣味啊？』

『唔。』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神經很是紊亂。同時我偷望着我的妹妹一眼，她正暗暗地在笑着我，把頭微微搖動着。于是，我更加覺得不好意思

起來了。

『唉！讓我跑吧！我要跑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騎一騎，我已經是在興奮了！』我這樣地想。

蘭縷似乎沒有注意到我的窘迫的樣子，她很敏捷地把書桌上的書籍疊理了一會，便這樣說：

『請陳先生不要見笑，這裏的東西都是亂七八糟的！』

這時，那個面色帶病的婦人附和着說：

『真的呢，我們這裏真是不成樣子啊！』

『太客氣了！』我這樣地置答，心裏却覺得這兒實在是太不適宜於蘭縷住的一個地方呢！後來，我才知道那個面色帶病的婦人是蘭縷的嫂子。蘭縷七八歲時便沒有了父母，是在她嫂嫂身邊長大起來的。

我很想跑，但同時我又很不願意跑。我很想把蘭纏看一個飽，但我不敢大敢抬起頭來。我只偷偷地望着她的衣裙，那是一種不光亮的布料做成的。

『她一定是很貧窮的！』我想。這使我對於她減少了幾分害怕。依照我的經驗，我知道貧窮的人們比較不大驕傲而且是易於接近些。

『陳先生，你在大學裏面是讀什麼科呢？』蘭纔似乎已經是和我慣熟了的朋友似的，這樣問着我。

『文科。』

『呵，文科！爲什麼不讀社會科學科呢？』她進一步地這樣問我。

這使我嚇了一跳，我覺得她的性格很有點奇怪了。她的口氣，和普通的女子太兩樣了。她的態度是誠懇的，但這誠懇裏面却雜着一種固執而專斷的神氣。普通的女子是什麼主意都沒有的，但是她却似乎把主意太拿定了。在

那時，我真覺得她未免太存成見了。也許她的這句莽撞的說話太傷害了我的自尊心吧，我鼓起了我的勇氣這樣地反駁着她：

『爲什麼我該讀社會科學呢！』

在大學裏面，我看到一班研究社會科學的人物。他們大都是很奇怪的。他們喜歡到各處講演，站在猛烈的太陽光之下，揚着拳頭在街上亂喊，就好像在賣膏藥一般。有時，三更半夜，當我從酒館裏面走回來的時候，還碰到他們在圖書館附近的一個教室裏面開什麼會，都是鬼頭鬼腦地，說話的聲音放得異常之低。碰到一切的羣衆大會，他們便都發狂似地，拿着傳單標語，到各處分派，好像連吃飯和睡覺都可以無須似的。

『這到底忙什麼呢』，這些蠢貨！』我時不時這樣地嘲笑着他們。但這不懂事的蘭縷，却突如其來地問我爲什麼不讀社會科學科。難道讀文學不好

嗎？普通的女子都是喜歡文學，而且對於研究文學的人們有了特別好感，但這奇怪的蘭縷，却似乎不客氣地瞧不起文學來了。這真使我有點發惱。但同時也有點使我茫然。

剛在這個時候，蘭縷的面部漲紅着，擰緊着她的小拳頭，似乎是很生氣地說：

『陳先生，我請問你，現在是怎麼樣的一個時代啊！……』

在這瞬間，她在我的眼裏已經不是一個什麼面目姣好的姑娘，而是一個不怕烈日猛雨，慣在演講台上演講的志士了。我深深地感到奇怪。呵，這真是什麼時代啊，連像這樣皮膚稚嫩的一個女子也會變成這樣慷慨激昂。

『是一個暴風雨的時代啊！』我的妹妹代我這樣答，她望着我，又望着她在笑着。妹妹是無拘無束的，她還脫不了孩子氣，雖然她的年紀已經

是十七八歲了。

『那麼，光是讀文學，尤其是讀那些風花雪月的文學幹嗎呢？……這時代不需要那些了！』蘭纒用着灼熱的眼睛望着我，她的態度就和一個小學教師在教訓着一個小學生似的。

我的氣惱的程度增進着，但跟着這氣惱我感到快樂和幸福。被女人教訓着，這是不容易得到的事體啊！我真願意拋棄着崇高的詩人的位置走到蘭纒之前，做她的一個頑皮的學生呢。

我的心裏這樣計算着：

『我爲什麼要從事文學？我的理由是多得很呢，但我不願意拿出來和你辯駁。和女人辯駁，是雙料的傻瓜啊！……』

蘭纒看見我只是低着頭，一句話也沒有說，她倒不好意思起來了。她向

着我媚笑地這樣解釋着：

『陳先生，你是紉蕙姊的哥哥，就如我的哥哥一樣，說話太過火的地方，請你不要見怪啊！』

『不！那裏話呢！』我答。

我坐了整半個下午，才從蘭縷家裏走出來。但我覺得坐談的時間是太短了，我應該和她一直談到天黑，從天黑又談到天亮。她是這樣一個奇怪而又可愛的女性啊！

三

當天晚上，在大學的宿舍裏面，我從一個同學的書桌上拿了一部主義書來閱看。但在字裏行間，只跳躍着蘭縷的活潑的面孔，兩隻眼睛緊緊地望着

我。

「女人畢竟是可怕的！噢！」我這樣嘆息着。

說句老實話，無論如何，對於主義這一類我是不會信仰的。倘若說我對於主義有了相當的憧憬，這也是表面上的說話，因為這種憧憬仍然是爲着蘭縷的緣故。要是沒有了蘭縷便沒有了憧憬了。……

我的性格是很奇怪的，我很有了一種責備求全的脾氣。我所追求的東西是一種永遠沒有缺陷的大道，是一種永遠不受責難的真善美。而這種追求永遠是徒然的，永遠是失望的。這使我感覺到我所追求的只是一種夢想。然而我不肯拋棄這種夢想，因爲這無論如何是比較現實的世界美好些。我厭惡這現實的世界。我感覺到從初民到現在這現實的世界只有使人心從着壞向着更壞的路跑。每一回的制度的改造除犧牲了一大批的平靜而安分的人民而外，

便是把人心逼成更壞和更狡詐的階梯。我不相信任何主義，也不相信任何宗教。我感到煽動家和牧師都是騙人的，他們都是光棍。

『這個世界是改造不了的，詩人是有心無力，旁的人們都是一些青面獠牙的傢伙！』於是我的烏托邦便不得不建築在繚繞如雲的烟氣之中，在無終無始的酒杯裏面，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在女人的酥醉的胸前。我承認這一切都是空虛的，酖毒的，迷亂的，沒有效果的。但同時我承認生命也是空虛的，酖毒的，迷亂的，沒有效果的。世界也是空虛的，酖毒的，迷亂的，沒有效果的。是的，我寧可以相信乳頭，但不能相信上帝；寧可以相信酒杯，但不能相信主義。……現在，想起來，我那時的思想是多麼幻滅啊！吃得太飽和度着太安閒的生活的人們每每有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糊塗思想。我那時便是這麼樣的一個人物啊！

恰和旁的大學生一樣，我那時是極其高傲的。雖然除了吸烟，喝酒，瞎想，亂講而外，別無他長，但自己却總覺得自己是個了不得的人物。自己有了許多爲他人所不可及的地方。照那時的感覺，一若會在酒家搖着頭，眼睛裏包着兩泓清淚說幾句幽愴悽惻的說話，便成爲一代的奇人似的。

當時，雖然在各大酒館，大茶室的門前已經時時有了千百成羣，手裏拿着小旗幟，口裏喊着口號的遊行羣衆，革命的潮流已經漸漸高漲，但貪吃懶做，自詡清高像我們這一流的學生子也還不少。我們大都被目爲名流這一派。我們的態度是超然的。雖然在政治背景十分濃厚的我們的大學裏面，我們還始終保持着一種目望星月，耳聽號風的悠然的神態。我們知道學生會裏面分爲兩派，而且兩派的後面都有了後台老板。但我們不打理這些。當他們裏面的任何一派來請求我們簽名反對旁的一派的時候，我們都是照簽。

我們評判事物的標準都應用所謂文學的眼光。譬如我們批評一個學潮，我們不說這學潮是怎樣鬧成的，究竟是對還是不對；我們只說這個學潮鬧得有趣或者沒趣。譬如我們批評一個羣衆大會，我們不說牠有什麼意義，牠的意義在那兒；而是說這大會裏面參加的女性多不多，有沒有漂亮的。……而這樣，我們便被稱爲名流，在學校間，似乎有了不很低的位置！

可是，受了蘭纒的激刺以後，那天晚上我又是興奮，又是焦急，我覺得再糊塗下去，似乎是一種殘忍。「受了一個女人的催促，還是木然無動，這成個什麼東西呢！……啊啊，我要努力，我要奮鬥，我要多多地做着一些事情，我要把文學拋棄。我要用着一種浪漫的心情去迎接着革命的壯潮，我要成功爲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站在羣衆之前去做一個導師。因此，我可以使蘭纒驚羨着我，稱贊着我。因此，我可以得到蘭纒的「愛情」。……」

第二天，我又是到蘭纒的家裏去，我們似乎已經是很熟了。我一走到她的樓上去，便情不自禁地這樣說：

『我一向都是浪廢，從此以後我願意跟着你，蘭纒姑娘的後面，革命去了！』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忽然有了那麼大的胆氣，但剛把那句話說過後，我便自反悔起來，我的面孔比平時格外漲紅，頭部低到膝關節上去。

我的妹妹和蘭纒都禁不住笑了起來。

『你真會說笑話啊，陳先生！』蘭纒說，她和我的妹妹坐在一塊。蘭纒的手——那是白嫩的——搭在妹妹的肩上，妹妹的手也搭着蘭纒的肩上，她倆真是這樣地親熱啊！『論年紀，我比你輕；論學力，我比你淺，講起革命來，自然是你應該來領導我，不是跟在我的後面呢。』

『你們都跟在我的後面吧，我來領導你們！』妹妹很得意地笑着。

我進一步的考察着蘭纒，覺得她的態度是沉毅的，即使在談笑間，她亦露出一種自信的神氣。她對人是親密的，但同時是莊嚴而不輕佻。這使我進一步地欽慕她，我覺得只有這樣的女性，才會格外值得我的敬仰。

從這第二次的探訪起，我便看出蘭纒是很喜歡我的。因為當她把我送走的時候，她把她的灼熱的眼睛望着我這樣說：

『明天請你再來！』

『只要我好好地幹一幹，我準可以得到蘭纒的愛情。啊，那時候，我真是幸福極了！呵，那時候，我將承認一切都不是空虛的，生命也不是空虛，世界也不是空虛，牠們都是充實的。』這一次，我特意買了一瓶紅色的葡萄酒，回到宿舍裏來獨酌。

從此以後，我便離不開蘭纒了。她對我完全是用一種同志間的真摯的態度，我對她却迫不及待地發生了愛情了。……不過，我畢竟是怯弱的，我不敢有所表示。而且我，我也有我的脾氣，那便是，我不願意在女人的面前示弱。我寧願爲愛情憔悴而死，但我不願意在那被愛的女人的面前承認我的愛情，除非那女人已經先向我承認她是在愛我。因爲世界是殘忍的，所以愛情也變成殘忍的。因爲愛情是殘忍的，故此與其讓愛情鼓唇弄舌，不如讓牠活活地悶死。說起來，我是這樣充滿着矛盾性的一個人物啊，我渴慕着愛情，但同時我害怕着愛情。

儘管我日夜怎樣焦灼地在想念着蘭纒，但站在她的面前的時候，我却裝成很『正派』的樣子。儘管她的嘴唇，她的乳頭，使我發熱病似的在醉心着，但和她在一塊兒走路的時候，我却連望也不敢望她一眼。……我焦灼着，我

苦惱着，然而我感到幸福，我嘗到了青春的一杯。

的確地，我也有了相當的魄力。爲着使蘭纒歡喜起見，我竟把一切被蘭纒認爲不合式的東西都拋棄了，我的文學，我的酒杯，我的雪茄烟管都被我拋棄了。我每天都在看着主義類的書，也參加人們的大會，也學習着，學習着演講。這一切，蘭纒都做得很起勁，她似乎要把她的生命犧牲在這些事情上面似的。她生成的是一個戰鬥力很充足的女子，她不分晝夜地在工作着，好像就永遠不會疲倦一樣，也未嘗聽她呻吟過。

我却不行了。便在演講台上高喊着口號的時候，我的心裏還想跑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靜避着。我眼裏的羣衆，都是一些帶滑稽性，而且都是一些來湊湊熱鬧的人物。我的心裏想：『難道向這班人多喊了幾回口號，多發了幾回大議論，便有了什麼效果嗎？除開極少數，極少數的人物而外，我敢說在

這萬頭攢動的大羣中，男子的眼睛正忙碌地在尋找女性；女性的眼睛也正忙碌地在尋找男性。這便是一切了。這兒，不是什麼革命的集合，而是愛情在跳舞着的場地。啊啊，掛羊頭，買狗肉，畢竟是有些不道德，我還是跑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靜避着吧！……』

但當我看見蘭縷在演講台上跳來跳去，眼睛裏閃射着壯烈的火焰，喉嚨裏叫得嘶啞，有時演講到沉痛的地方，她把她的小拳頭亂擊着演講台，大聲喊着打倒這些，打倒那些，台下的聽衆，都跟着她叫喊起來，我的心裏不覺震動着，跳躍着，感應着。『……是的呵，這的確是個暴風雨的時代！蘭縷是這時代裏的一個女英雄啊！她用着熱烈的火燄，把羣衆的心臟燃燒起來了……』

在那樣的時候，我再也不敢把蘭縷看成我的愛人，我覺得她是人類所共

有的光榮，人類所共有的矜誇，人類所共有的希望，而我自己却很是渺小，很是卑怯，很是下劣。我對於她，只有敬仰，只有崇拜，我沒有資格和她談愛情。而她似乎也不需要這所謂愛情。她不但反對文學，同時她似乎也反對愛情。她的全身心，全靈魂，似乎全被革命的熱情所佔領去了。

唉，回憶起來，我那時真是那樣的墮落，在革命的潮流一天天增高的時候，我的心情却是一天天的寂寞。我所看到的只是革命的一些黑暗面。那只能令我對於革命起了厭倦。我對於革命沒有熱烈的信心，也沒有熱烈的期待。我不像蘭纒一樣地把握着革命的心臟，她的確地是爲着革命而革命，再沒有旁的想頭。說她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女性也好，但她的偉大，便在這個地方。但是我呢，我爲什麼不能夠像她一樣熱烈呢，像她一樣不倦不厭，連生命也不顧地在幹着呢？……我一天天地感到寂寞，感到厭倦，甚至又想回到我的

曩時的烏托邦裏去。

蘭纒似乎很可憐我，當她看見我在參加一個羣衆大會，或者示威大遊行回來，垂頭喪氣的時候，她老是這樣媚笑地向着我說：

『太不中用了！……但不要緊，這些事情，你再做多幾趟，便會習慣起來了。』

這給予我一種鼓舞。往往一天的勞苦，在她的這種像督責而又像安慰的說話中消失去了。在這樣的狀態下，要是有勇氣的說話，我一定會把我的頭倒在她的懷裏，用着小孩般的神氣訴苦說：

『親愛的蘭纒，要不是爲着你的緣故，我絕對是不會來幹着這一套把戲啊！』

四

其實呢，我所以不能接受革命的潮流，也有很重大的原因。第一是對於革命的方法，我完全不懂。向右轉好呢？向左轉好呢？向中跑好呢？成了一個圓形滾着好呢？這各式各樣都有人在主張，也都有人在反對。我究竟聽信那一派的說話才對呢？拿起主義書來做一個判斷吧。這主義書裏面便含了很不少的矛盾和衝突。像百寶全書一樣，這主義書裏面什麼事情都講，但沒有一件講得透澈。究竟這主義書指示的是那條路徑呢，又似乎向左，向右，向中，向圓都可以。這真是太麻煩了，革命爲什麼要革得這樣支離破碎呢，這真不可解。第二是對於革命的人物的成份，我覺得有點太複雜了。這裏面的同志，也有獐頭鼠目的土豪劣紳，也有唇紅齒白的公子小姐，也有猛如虎狼

的文武官員，也有弱如羔羊的大小百姓。也有不顧生死的青年，也有專拿算盤的老成人。這些同志們各有各的目標，各有各的心思，因此革起來，便也波瀾壯闊，奇形怪狀，無所不有。

蘭纒呢，她對這些問題並不苦惱。她的態度很堅決，很確定，很有把握。她知道她應該怎樣跑，也不煩悶，也不徬徨。

「革命是爲着被壓迫的人們謀幸福的，革命的人物是被壓迫的大衆中的最英勇的戰士。誰替被壓迫者們出力些，誰便是革命些，這不是一種很確定的標準嗎？……」她時常用着這樣的說話來向我解釋着。

這是七八月的時候，蘭纒和我的妹妹都已經入C女校肄業了。妹妹住在校中，蘭纒却是一個走讀生。C女校是個黨辦的學校，目的是在養成一般婦人運動的人才的。蘭纒在這C女校裏面很活動，差不多每次出席什麼羣衆大

會，都是她充當C女校的代表。同時，她又在婦女解放協會裏面負責，事情是很忙的。

我亂七八糟地跟着人家亂喊了一回，人家公然也承認我是一個新鮮的革命家。運用着我從前在文壇上出過風頭的筆調，把咖啡，雪茄，酒精，女人，美麗，悲哀等等字眼換進了一些向前跑，衝鋒，我在這兒高呼，革命呀，革命呀，等等警句，便成功了一個革命的詞章家了。這樣，便這樣，我的名字有時便列進在名人演講的名人裏面。

哎喲，我的老天爺，其實我只是革命隊裏的一條蛀蟲呀！

可是，先要犯罪，然後懺悔，然後得救。這一年從秋間到冬天，特別是我懺悔得最深的時候了。我把蘭纔當成我的上帝，當成我的聖母，當成一種最聖潔的Model。一有機會時，便在她的面前，承認着我的各種各樣的罪

過。我覺得只有她才可以判斷着我呢。……

蘭纒很愛我，我雖然比她大了二三歲，但她却似乎用着一種撫愛小弟弟的態度來對待我。她時不時還當面教訓我，說我這些地方不對，說我那些地方不對。

「哪，陳先生，嚴格說起來，你還脫不了一個文學家的脾氣！噢！那種脾氣是要不得的！……哪，陳先生，在這些地方，你還脫不了個人主義的色彩！你還未嘗把握到集團的精神！……哪，陳先生，你還是太浪漫，有點不負責任的樣子！……」像這些說話，她是老不客氣地把我指摘了又是指摘的。而且每回她對於我的指摘，差不多都是對的。我從不會看見她用着這種態度去指摘着他人，因此，我在些微覺到慚愧困惱裏面，感到我是特別地值得驕傲的一個人物了。「蘭纒特別地在注意我的行爲，她不願意我墮落！」

光是這樣自己對着自己默唸着，一遍又是一遍，已經感覺到意味是特別深長的啊！

真混蛋，旁的缺點，我什麼都可以克服，只有戀愛是不可能的。戀愛征服了我。唉，戀愛或許是有罪的，但青年人誰個能夠離開戀愛。不管是在什麼環境之下，青年人一離開戀愛，便立刻會感到焦急，煩悶。他們將會在滿街亂跑，口裏亂說着一些沒有意義的說話，加速度地去尋找着愛——或者單純地是肉——的對象。這當然是一種獸性，但這種獸性是很不容易處置的。把牠禁住嗎？牠有時或爆發起來。縱牠自由奔跑嗎？牠會跑得沒有止境。……

和對於蘭縵的精神的敬仰成爲正比例，我對於她的肉體的渴慕也一天天地強烈起來了。本來，我是專在等候她來向我表示愛情的，但現在已經是等候了幾個月，她還是沒有什麼表示。在她那方面，好像把我當做朋友，當做

同志便已經夠足了似的。這使我焦灼得難堪。我現在已經決定拋棄我的自尊心去在她的面前吐露出我對於她的愛情。愛情是殘忍也好，是罪過也好，我已經忍受不住了，我應該趕快去把牠吐露出來，不然，我便一定會發狂了。

然而我是多麼羞澀呀！每天我都想向蘭纒表示愛情，但一碰到她的時候，她的那種爲工作賣力不厭不倦的殉道者的表情，她的那種光想爲被壓迫者們復仇作戰的勇敢果決的神氣，即時都像石頭似的壓住我。愛情的火焰即時被壓低下去。受了她的感應，我即時便也感覺到我的責任也是很爲重大，我應該向前，我應該堅苦地工作着，我不應該爲個人着想。『呵，工作，工作，我亦要趕緊地工作！工作之不懈，那裏有空餘的時間來表示愛情！』我會這樣地責備着自己，並且和她討論起一切實際問題，一切我們所能夠工作的的事件。這使蘭纒對我特別歡喜。她曾經媚笑地向着我說：

「呵，陳先生，你漸漸地變成一個好同志了！」

但我的心裏是多麼苦呵，在她的面前我便貼伏得像一隻羔羊。我對於她是斯文極了，即使她無意間把她的身體從我的懷間擦過，我也只好站得僵直地不敢動一動。但當她從我的面前離開，我對於她的種種想像却特別野蠻起來了。我想把她擁抱起來，用着我的強健多力的兩手把她的大小適中的軀體挾住，挾得她叫痛！把我的筋肉突起的胸部壓住她的柔軟輕盈的前胸，把她壓得難於吸息；同時還要亂哼着她的名字，把她的嘴唇咬了又咬，直至流血。……呵，這樣的想像真是太野蠻了，尤其是對於蘭纒這樣聖潔莊嚴的姑娘，我是不應該這樣想像的。但，我的天王爺，我每晚倘若沒有用着這樣野蠻的想像來欺騙着我的夢魂，我便不能夠睡覺的！

我每天，甚至於每個鐘頭都在想念着蘭纒。但當她站在我的面前的時

候，我看了看她的每分鐘都在變得更美麗的面龐，那兩片似乎專爲接吻而生的嘴唇，那雙在溜動着的活潑的眼睛，我覺得我有點發昏。我想即刻從她的面前逃跑。啊，肉的壓迫啊！

有一回，我們的大學的大禮堂裏面有了一個盛大的游藝會，蘭纒和我都來觀看。我們坐在同一隻凳上，兩旁的人把我們擠得肉貼肉地黏住着，不能移動。我望着蘭纒的臉部，望着她的疊在我的腿上的大腿，我的眼睛燃燒着情慾的火焰，我的喉嚨裏頓時乾渴起來。我的臂膀在戰抖着，我的手離開不了她的臀部。但她們都被理智的力量制止着，一點也不會移動，就如兩條死屍一般。

因爲禮堂裏面太熱鬧了，彼此間說話的聲音很難於聽到，我們都伏着頭在前一排的椅背上，我們的兩個嘴唇的距離，就只有三兩寸遠。蘭纒還是和

平常一樣鎮靜地在和我討論着各項的問題。……在熱鬧而噪雜的各種聲浪中，我只聽見蘭縷和我說話的聲音比平時特別響亮，一個字也不會漏失。

『……陳先生，我想去幹着女工運動。女工比女學生的生活苦得不知幾多倍，她們對於革命的要求是比較女學生來得迫切得多哩！……陳先生，我什麼都不掛慮的，因為我早就是一个無父無母的孤兒了。旁的女學生，想尋找愛情，想得到一個好丈夫，我却只是一心一意地想把我的生命貢獻給被壓迫的大眾。我願意始終爲他們作戰，爲他們犧牲！……陳先生，你覺得我這個意思對嗎？』

『對當然是萬分的對的，但你何必否認愛情。』

『男女間倘若發生了愛情，便會使勇敢的變成懦弱，會使努力的變成懶惰。這是不應該的。我們都是前衛的人物，戰鬥佔據了我們的全時間，怎樣

還有開空鬧戀愛呢？我敢說，在革命的陣營裏鬧戀愛，即是對於革命不忠實。陳先生啊，你是一個文學家，你一定要反對我的這幾句說話呢。……」

我覺得這是生死關頭，我非和她力爭不可。真的，旁的一切事體統可以否認，只有愛情是不能夠否認的。因此，我這樣地駁問着蘭纒：

「蘭纒姑娘，我覺得你這幾句說話是不對的。愛情是生命裏的露珠，沒有愛情，生命便會變成沙漠了。你說有許多戰士因為戀愛而怠惰着他們的工作，這當然是真的；但你要知道有許多熱情熱血的人們却是因為受了愛情的鼓舞，才加入到革命的陣營裏來呢！而且光就那班因戀愛而怠惰着工作的人們來說，也不能歸罪到戀愛本身而應該歸罪那班人們的不善於戀愛。你看，便連世界上那些最偉大的革命家，不是都有他們各自的一段美麗的戀愛生活嗎？……戀愛會給人生以幸福，沒有戀愛的人生是偏枯的，缺陷的。」

這時候，游藝台上的青年男女們正在興高采烈地表演着一場『新人之愛』的新編的戲劇。在這戲劇裏面流瀉着解放的青年男女的活潑的精神，有着熱烈而勇敢的氣概，親昵而歡樂的表情。這充分地表現出這新的時代的活力，這活力突破一切的障礙，勝利地在主宰着一切。我抬着頭望了一回劇場的情形之後，便提醒着蘭纒說：

『看他們是多麼活潑，多麼歡樂，多麼歡躍，多麼熱烈啊！愛情鼓舞了他們，他們的眼睛裏都正在燃燒着愛的火燄呢！』

蘭纒看着我一眼，安詳地說：

『又是你這文學家的見解……在我看起來，並不像你所說的一樣神祕，我覺得他們的表演，還是很俗套……戀愛……戀愛……戀愛或許是不能否認的，但在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時代，窮人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們都在

過着非人的生活，而我們這班號稱有覺悟的人們，這班自以為是些被壓迫者羣裏面最英勇的戰士，却正醉生夢死地在鬧着戀愛，這成什麼說話呢？……我當然知道許多青年的男女是因為戀愛上的關係才來幹着革命的。但我恨他們，因為他們都是太糊塗了！……說到世界上許多有名的大革命家，也都曾經鬧過戀愛，這或許也是一件事實。但我想他們無論如何也沒有像現在這些自稱解放的革命家們鬧得這樣可怕吧！這班人就只借革命來做個幌子，實際上只忙碌地正進行着戀愛！你說，這成什麼樣子呢！……我碰到這班人物真是太多了，這使我忍耐不住，這使我更加決心地反對戀愛！……」

我在她的說話裏面震顫着，我覺得她的說話句句都似乎在譏刺着我，而這譏刺是很合理的。『我畢竟是一個混蛋！爲什麼我一定非戀愛不可呢！這真該死！該死！』我自己責備着自己，但我的全身都熱了起來，我感覺到蘭

纏的肉體有了一種抵擋不住的力氣在吸引着我。我全身都抖顫着，啊，這怕比死還要難過啊！可是，有人說，死是美麗的，那麼，我的苦痛自然也是美麗的，我的天老爺！

電燈忽而熄滅了，全禮堂上充滿着一種野蠻雜着恐怖的叫喊。秩序是大亂了，登徒子們大大地活動着。我和蘭纏仍然是呆呆的坐在一塊，一點也沒有動。但我的心緒却是紊亂極了，我想把蘭纏抱起來，在黑暗裏面跑走着，一直跑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然而蘭纏的人格的力量却把我的妄慾鎮壓下來。然而在黑暗裏面，我仍然是看見她的那對發光的眼睛，那對眼睛在指示着我怎樣走向那爲人類的光榮的目的而奮鬥的大道上去。……

五

我曾經這樣想，假定我固執地向着蘭縷要求着她的肉體，她或許會允許我。她是和我這樣地接近，這樣地友好，這樣不避嫌疑地時常走在一塊。而且她究竟是一個女人，一個發育已經成熟了的十七八歲的女人。她雖然是說她反對戀愛，雖然是把全部的時間都拿去做工作，但生理上的要求總歸是不能避免的吧。我自信我並不是一個淫蕩的人物，但我對於她所生的慾情已經完全壓倒了我。我絕對地不能離開她，她身上無論那一部份對於我都起了誘惑，都成了神祕。

在這時候許多下流的思想，齊進我的腦子裏來——有時忽而想帶她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到人踪絕滅的地方去，把她幽囚起來，讓她專來和我過着愛情的生活。有時，忽而想把她帶進一個旅館裏去，開了一個房間……哎，總之，我是壞透了，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老是要存着這些卑劣而可怕的念

頭。

像蘭縵這樣的女子，實在是不能用人間的愛情來污瀆她。她的人格像一朶白蓮，愛情將給這白蓮留下污點。是的，只好讓愛情在我的胸懷中悶死，我永遠不能而且不應該向蘭縵有所表示呢。

有一天，天剛亮的時候，我便走去找蘭縵。我從一個朋友那兒拿了幾部犯禁的書籍要來給她。我在門口叫了她好幾聲，她才醒覺。她在榻上答應着我，要我稍等一等。約莫有十五分鐘的光景，她全身穿好了，才走下來見我。

『勞你久等了！對不住！我昨天晚上二點鐘才睡覺哩。』她臉上掛着媚笑地向我說。

這時候，旁的人們都還未曾起身，樓下面的這小客廳上只坐着她和我。

望望着她的不高不矮的身材，她的微微飽滿的胸前，她的帶睡態的臉孔，她的微微地合羞的表情，她的鬆散的頭髮，她的隆起的鼻，她的半開半闔的眼睛，我覺得她真是可愛極了。

『在她的面前跪下去，把我的兩手向她攔腰地抱着，明白地向她吐露出我對於她的愛情吧，向她說明我沒有她便不能夠生活吧，這是最好的機會了。』

腦裏儘管這樣想像，表面上却不得不裝成一個忠厚質樸的樣子，極力地保持着鎮靜。

『爲什麼要等到那樣晏才睡覺呢？』我這樣問她。

『白天裏只是做着工作，晚上不多看一些書是不行的啊。』蘭纔略帶一些解嘲的語氣說，她似乎是怕我笑她起身太晏的樣子。

我把拿來的幾部書送給她，她接過手去，把牠們掀了又掀，恨不得一口氣便把牠們看完。她的臉上露出驚喜而又珍惜的表情說：

『感謝你！……呵，你從那裏拿來的呢？我今晚便一定要把牠們讀完！有了這樣的好書，是可以不用不着睡眠的！』

我把她手裏的那幾部書搶回來，憂愁地說：

『我不願意害死你！怎麼一回事！不用睡眠！日裏做着過量的工作，晚上又不好好地多睡一點，怕不久便會把你磨折死了！革命是可以革的，但不能學你這樣的革法！你無日無夜，廢寢忘餐，像發熱病似的只在幹着這麼一回事！』

我情不自禁地說出來，也沒有考慮這些說話是說得太過火，太過像情人一般。但蘭纔好像是毫不介意的樣子，她把我拿來的幾部書又是搶過去，臉

上掛着笑說：

『你在向我行使哥哥的威權嗎？好，我便聽你——我的懇摯地關注着我的哥哥——的說話，晚上多睡一點好了。但你拿來的這幾部書，照舊是要送給我才對啊！』

在她的說話上面，我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安慰。那便是她這樣坦白地承認我是她的這樣關切的朋友——她的一位哥哥——但我覺到這安慰裏面還有點不滿足，那便是她對於我的這種情感，似乎並不是愛情。

她是太純潔了，純潔得連愛情都昇華了，成爲一種神聖的事業！我羨慕她！同時我怨恨她！她給予我以多量的幸福！同時給予我以更多量的痛苦！我的視線完全移到門外的碧空上去，我極力地在制止着我的肉慾的衝動。掙扎了一陣之後，我覺得我的全身乏力，就和久病之後一般。

「陳先生，不，我應該叫你做哥哥。你的肚子餓嗎？我和你到這巷口上吃牛肉粥去！」蘭纒把書籍收藏好了之後便向我這樣說，她並沒有看出了我的心裏的壞蛋的念頭。

「不用破費了，我要回學校去。」我站起身來，預備跑。

蘭纒窈窕地站立在我的身旁，嘲笑着我說：

「你爲什麼客氣起來了？你恐怕我破費，便讓你出錢，好了。去，現在就去。」

我像一隻羔羊似的跟着她跑。是的，我只是一隻羔羊，而她是一個牧人。這羔羊是沒有力量去違背着那牧人的意旨的。

天氣有點涼冷，路上的人很是稀少，我故意和蘭纒走得異樣貼近。我覺得老是走近她，便會溫暖些。蘭纒却只熱烈地在我談論着什麼是小資產階

級的意識，應該把牠怎樣地克服。

『沒有旁的說話可以說一說嗎？蘭纒！儘管在階級，階級地說個不休，連我的腦神經都被攪亂了！』我想向她這樣駁問着，但是不敢。倘若她是一個男子，我或許可以和她打起架來。但她是一個女子，這有什麼辦法呢？

到了富來館的時候，只聽見夥計們在喊着『三分六』，『七分二』，『牛肉粥』，『豬肉粥』，……的聲音，稍爲靜聽了一下，顧客們的吃粥的聲音也可以聽見。我和蘭纒望了一會之後，便在一個角落裏坐下去，聲喚着夥計拿兩碗牛肉粥來。

顧客們的眼睛全都集中掃射到我們的桌上來。有一些低低的，却仍然是可以聽見的聲音在議論着：

『又是一對情人！』

『這樣早便出來，一定是有點不妙！』

『一定是剛從旅館出來的！哈哈！』

距離我們不遠的一桌，有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穿着墨水色的破棉袍，面上的表情又是滑稽，又是狡詐的人物，睜着他的一雙白眼晴望了我們一回，便又向着他的一個蠟石頭似的同伴——那人的年歲也是約莫四五十了——瞬視，殘忍地笑着。他抹着他的污穢的鬍子，把台上的一條『油炸鬼』塞進嘴裏去，很神情地叫喊着：

『好呀！』

四邊的人物都大聲地嘩笑起來了。有的在響應着：

『好……呀！』

『效……呀！』

這些聲音全都裝成女人的腔調。

我強作鎮定地在吃着粥，但臉皮却不由得漲紅起來。望望了蘭纒，蘭纒却岸然地坐着，臉上掛着笑地在望着他們，似乎把他們都當成一羣頑孩似的。我裝滿着一肚子氣惱，待向他們理論又無從理論起，因為這種殘忍的戲謔是沒有誰個可以說是負責的。這似乎是他們的公意。他們的公意便是不允許一對青年男女在他們的面前炫耀着。我反悔着我和蘭纒不該到這樣的地方來。這簡直是地獄！

來不及把那碗粥吃完，我便帶着蘭纒匆急地從那麼樣的人羣中逃走出來。

『唉！這班沒有幸福的人們，真是太可憐了！……』在馬路上，蘭纒朝着我笑着，用着憐憫而帶羞的口吻說。『難道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一塊兒走』

着，便只有開旅館這一套嗎？」

我只是沉默着，用着貪饞的眼光在領略着她臉上的羞澀的意態。

「從這一點看起來，便可以看出這個社會是個病態而不健全的社會。社會上的人們所度的大都是一種病態而不健全的生活。所以，革命是必要的。革命能夠把人類社會的現象改造好。……」

蘭縷的態度又像在演講台上一樣了，是這樣地懇摯，沉着，有着熱烈的希望，有着堅決的信心。

關於這點，我却和蘭縷不能同意。我用着這樣冷冷的神氣說：

「哼，我不相信革命會把這些怪現象改好，像這些不三不四的人物就是革命也沒有他們的辦法的。」

蘭縷睜大着她的眼睛望着我，用着責備的口吻說：

「照你這樣說，革命還有什麼用處呢？難道革命便只爲着老爺，公子，太太，小姐們點綴着熱鬧嗎？和你所說的正相反，只有革命才能夠把這些怪現象改好。這些不三不四的人們，一些兒也不會妨事，他們比起老爺，公子，太太，小姐是好得多了。事實上，他們都是被剝削的，被掠奪的，他們的病態都是社會逼害了他們。只要把這社會一改造好，他們便都會變成彬彬有禮的人物了！……啊！陳先生，你真是太不成呢！」

這些說話，也不是什麼卓越的理論。但因為是蘭纒所說的，我便完全屈服了。我屈服着在她的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嚴下面。然而，這並不會令我感到苦惱，反而令我感到甜蜜。不管她是讚賞我也好，不管她是責罵我也好，橫豎她的聲音和態度一樣地是使我悅耳而心醉的呵。我愛聽她的柔軟的聲音，同時也愛聽她的粗暴的叫喊；我愛看她的媚笑的表情，同時也愛看她的嗔怒

的神色。我對於她是只有歌頌，只有讚嘆，只有陶醉。我對於她所有的一切只是愛情。然而這太神聖的，太不懂事的蘭纓真到處把我壓倒了，她令我沒有向她表示愛情的力量和勇氣。她只令我時時刻刻跟着她跑！跑向那爲人類找求光明的大道上去！但不讓我向他表示愛情。或許可以說，她對我實在是有了——一種深刻的愛，但那是太高潔的，太渺遠的，太神聖的，那不是我所要求的愛情。我所要求的愛情，是有血有肉的，癡狂的，迷亂的，放縱的，逸樂的……。我所要求的愛情是有着開旅館這一套的。

六

革命分化得很利害。左右中各派的鬥爭，一天天地更加劇烈，你說我是反革命，我說你是假革命；你說我是腐化，我說你是劣化。校牆上每天都貼

着各派互相詬罵的標語；報紙上每天都登載着各派互相詬罵的文章。每次的羣衆大會，大家都拿着木棍和手槍預備彼此廝打，軍警們忙着到各處彈壓。用着文學的眼觀看起來，革命到了這個階段是熱鬧極了，有趣極了。

但在這有趣和熱鬧的革命的階段中，市民的心理好像特別不安起來了。有好些人在說某派勾結軍警，不久對於其他的一派要實行屠殺。有好些人在說某派煽動工人和農民，不久便要實行暴動。這一派誇張着他的武力，那一派炫耀着他的民衆。這一派要佔領上風，那一派又要自居在領導的地位上。局面是混沌極了，不安定極了，就和大風雨要來以前的天氣一樣。

我自己到底屬於那一派的呢？老實說，我可不知道。我對於各派的内容都不大清楚。在街上碰到許多同志們時，我也沒有方法分別出誰個是誰派。在我只是一團糟，我本來沒有決心來革命，始終只在追逐着愛情。追逐愛情

之不暇，那裏有工夫去分辨同志們的派別呢。表面上，我雖然是一個黨員，曉得喊幾句口號，寫幾篇慷慨激昂的文章，事實上，是把我燒成灰，再燒成灰，我還是一個澈頭澈腦的戀愛家。但一般人對於我的認識，却似乎是屬於極左的這一派，這真混帳！極左的這一派是我所景仰的，但無論如何，我是配不上的。我缺乏像他們一樣的勢力，缺乏像他們一樣的奮鬥的精神。

但人們把我認成最左派的人物，也有相當的理由，那便是因為我和蘭纒太接近的緣故。蘭纒是一個頗著名的極左派的人物呢。

這幾個月來，蘭纒已經放棄了學校生活切實地在做着女工的運動，她身上所穿的衣服一天天工人化起來。她的態度由固執變成更加固執。她的神態由活潑變成堅定。兩頰變成消瘦些，眼睛裏却蘊蓄着一種為從前所不能比擬的力量。……

這正是春天的時候，外面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壞起來。被目爲左派的人物，似乎都有被砍頭的危險。我和蘭纒商量了一下之後，蘭纒勸我搬到一個距離C城不遠的鄉村住宿去。學校裏，因爲革命鬧得太熱鬧的緣故，便長期不上課，也不算什麼一回事，因此，我也樂得乘這機會過一過鄉村的生活。

鄉村裏的生活程度很低，每月光是六塊錢便可以租得一廳二房。因爲地方剩下來太多了，我便招蘭纒到來同住，她也欣然地答應了。

蘭纒後來和我說，她有四位哥哥，大哥是頂右的右派，二哥是個次右的右派，三哥才是個左派，而她自己是個極左的左派。她和她的三哥還算談說得來，和她的大哥二哥便簡直成了對頭，彼此都在接劍相防了。她的三哥和她的二哥住在一塊，她自己住的是她大哥的家中，那個面色帶病的婦人便是她的大嫂。因爲她住在家中是這樣不方便，所以經我一招邀，便到我這邊來

住了。……在那時，革命潮流十分高漲，男女間的大防都被革命的壯潮衝去。只要彼此能夠相信便夠了，怕嫌疑的心理是一點也沒有的。

我們住的這個地方，名義上雖然是鄉村，事實上，只要從村前的小徑踏過一道碧綠的山坡便是C城的範圍，往來有着各種車輛，交通很是便利的。

我們沒有僱用傭人，掃地，滌痰盂，洗衣衫都是自己負責任。蘭纘雖然很忙，早起的時候，照例是要把兩人的衣衫都拿去洗滌。在我這方面，照例是負有掃地和滌痰盂的全權。便這樣，我們在這一廳二房的新居建築起我們的理想的共和國來了。

我們的屋前是一望的田野，田野的四邊被綠色的樹林包圍着。每天的早晨，太陽光美麗地照映着在這廣闊的田野上面，樹林裏的小鳥兒在吱吱地唱着，景象是清幽極了，嫺靜極了。蘭纘和我起身都是起得很早，在把我們這

共和國裏面的政事——洗衣衫，掃地，滌痰盂——理清楚之後，照例便到這屋子外面的田野上來呼吸着新鮮的空氣。

蘭纒喜歡沉默地站着，臉上掛着沉毅而又自信的微笑。我却喜歡揚着頭，舉高着手在喊着口號——喊着打倒各種各式的惡勢力，喊着各種各式的革命成功萬歲的口號。

在那樣的時候，蘭纒總是釘視着我，譏笑地說：

「你在幹嗎呢？……」

「我在練習着喉嚨，想把各種各式的口號喊得大聲些！」

「哎喲，你真是發痴！」

呵，那是多麼有趣的一種生活啊！

蘭纒鎮日在外面工作着，晚上大都是十點鐘前後才回來。一回來便走到

我的房子裏面來向我作着政治報告，和我討論着各項的政治問題。有時，大概都是在星期日！她也帶着一些女工到這裏來開會。似乎是怕人家知道似的，開會的時候，他們都把說話的聲音放得很低，那怕便是坐在隔壁的我，也是聽不出她們在說些什麼話呢。

我的妹妹時不時也到這裏來，她照舊是活潑，照舊是喜歡玩弄人和脫不了孩子氣。有時三個人坐在一塊，妹妹會這樣嘲弄着蘭纒說：

「嫂嫂！你那個時候要生小孩子呢？……」

聽了像這樣的說法，蘭纒並不生氣，她只瞅着妹妹一眼，走到她身邊去，捻着她的臂膀，直至她叫饒時為止。

「你下一次可敢不敢？你這瞎鬧的小鬼頭！」蘭纒向着她這樣恫嚇着。

「不敢了！……可是C校裏面誰都說你是已經和我的哥哥結婚了呢！」

我的妹妹更加得意地說着，大聲地笑將起來。

在這樣的時候，我口裏雖然在叱罵着妹妹太過胡鬧，但心裏却在感激着妹妹。那怕事實上，我和蘭縷並沒有肉體上的關係，但經她這一造謠，便好像恰有其事一般，只這已經使我陶醉着了。

近來，我也鼓着愛情的翼，幫助着蘭縷寫了不少的標語和傳單。我自己也不大有系統地去做着一些激烈的工作，我覺得我完全變成涅畧大諾夫一類人物了。不過，我到底還比涅畧大諾夫強些，那便是我從來便是一個酒徒，能夠飲着多量的燒酒哩。

因為住得更近的關係吧，蘭縷一天天地對我更加愛好起來了。平均，每晚她都要和我討論着兩個鐘頭政治問題。有時我已經疲倦得十二分，倒在榻上休息了，她還是精神奕奕地坐在我的榻前談論這些，談論那些。

她所談論的都是關於爲正義而奮鬥這一類。這雖然完全不像情話，但那有什麼要緊。只要照例每晚能夠聽她談說着兩個鐘頭的說話便已經十分滿足了！便已經十分幸福了！

可是，我終歸是一個壞蛋，我終歸要向着蘭纒麻煩。天王爺，你把我怎樣構造，我的血液裏是不是特別地比平常人多了一種犯罪的毒質呢？

每天晚上，在聽着蘭纒的政治報告時，當然是快樂得什麼似的。但當她一回去睡覺之後，我便完全地被空虛擁抱着，全無理由地灑着眼淚。有時，我甚至于暗暗地在詛咒着——雖然這詛咒是沒有含着惡意的——蘭纒，我覺得她是太狠心了。她不應該和我這樣親愛，而又不把我當作一個情人看待。她不應該連一點狎褻的意思也沒有，令我無從向她訴說起我的對於她的情愛。

她却照例是睡得很熟，從我這邊走過去以後，不久便可以聽見她的鼾

聲。那鼾聲是紆徐的，輕微的，恬靜的。一聽到她的那種鼾聲，我的血便在沸着，我的心便在跳躍着，我的犯罪的慾念，便支配着我全身的骨節。惟一辦法，只有用棉被籠頭蓋面地罩住；把牙齒緊緊地咬着嘴唇。但這仍然是抵擋不住。於是我不得不醉了酒似的把棉被掙開，摸摸索索地起着身子，開着自己的房門，走向蘭纒住的那間房子去。那間房子照例房門是沒有關上的，只要我更加大胆些，便可以走到蘭纒的榻前去。但我不敢。我怕驚動了她。我只把我的耳朵貼伏在壁上，細心地在諦聽着她的鼾聲。我幾乎完全窒息着，覺得除開衝進蘭纒的房子裏去，沒有旁的方法！

在那樣的時候，我會這樣悲慘地向着自己說：

『洪水終歸是要決堤的，慾情終歸是非理性的力量所能制止的，我能夠停止着不向蘭讓×××嗎？……但是，給予愛人以安靜，順從着愛人的意

志，怕要比旁的一切德性都高尚些，我能夠這樣卑鄙地對待着蘭嗎？……
哎喲，赦免我的罪過吧，天王爺！」

我記起，有一回，恰好是個暖和的晚上，天空漆黑得像擴坑一般，四邊裏響着很淒苦的蛙聲和旁的蟲聲。只要靜心地把那種聲音聽一聽，便會感到異常地寂寞和空虛。在那樣的瞬間，會令人徒覺生命的悲酸和惆悵。

我硬起心腸來看着各種主義類的書，可是一個字都裝不進腦子裏去。蘭纔是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於是我決意先行睡覺了。

可是我剛倒下臥榻，便聞到一陣霉臭，棉被似乎也特別包含着很重的濕意似的，這增加了我的鬱悶，因此我跳起身來，在室裏面走來走去。這時的我，就像一隻被遺棄在路旁的小狗一樣，又是淒涼，又是焦急，又是不知將欲何往。

我默默也唸着蘭縵的名字，就和教徒們在祈禱着上帝一般。但這樣地越唸只是越感到不滿足，於是我發狂似地走到蘭縵的房子裏去，嗅着她的掛在壁上的衣裙，咬着她的橫在榻上的棉被。我的眼裏包滿着眼淚，全身抖戰得異常利害。這時候，我已經完全失却了人性，變成一隻猛獸了！

出我不意地，蘭縵卻好在這個時候回來。她一面在叫喚着我的名字，一面在敲着門。我的心裏頭充滿着一種殘忍的愉快。充滿着一種野蠻的企圖。我假作剛從夢中醒來的聲氣，走去開着門。

蘭縵朝着我笑了一笑，便跟着我走進我的房子裏來。她把她的外衣脫去，用手巾在拭着她臉上的汗。燈光照着她的薄薄的汗衣，她的微微突起的乳峯跟着她的揮汗的動作在一上一下地轉動着。

「今晚爲什麼這樣遲才回來？」我竭力把我自己鎮靜着，躺下榻去，這

樣問她，眼睛却定定地望着她的乳峯。

『今晚的會，討論的事項特別多呢。』蘭縷依照老例坐在我的榻前說。跟着，她又是在會場上所聽到的政治消息詳細地報告了一下。眼睛裏如常地耀着壯烈的光輝，臉上如常地掛着有信心的微笑。她完全沒有提防到在我的眼裏，她已經完全變成一個肉慾的挑撥者；完全沒有料到我對於她已經存着那麼野蠻的念頭——在窺伺着機會，想把她侵犯着的念頭。

但犯罪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爲，在沒有犯罪之前，誰都是想竭力避免的。我也正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在被窩裏掙扎了一回之後，我覺得無論如何也是忍受不住，於是我開始向着蘭縷下逐客令了。

『蘭縷，你回去睡覺吧，夜深了！』

蘭纒望着我嬌弱地一笑，站起身來說：

『好，明天再會！』她回到她的房子裏去了。

我依照老例用棉被緊緊地把全身罩住，但這晚特別是不行，像一個受了萬千的委屈的小孩似的，我在哭着。只一會兒，蘭纒又在發着鼾聲了。

我不再經過什麼考慮，輕輕地摔開了棉被，蹣跚着走到蘭纒的房子裏去。對準她的臥榻摸索了一會之後，便像做夢似地在她的榻旁跪下，用着手輕輕地握住她的手……。

恰好在這個時候，蘭纒全身用力在掙扎着，好像在和誰打架一般，同時她的口裏這樣叫喊着：

『拿就拿，你們這些反革命的狗，……坐監我也不怕！槍斃我也不怕！

……我們是殺不完的，全世界上我們有了十二萬五千萬人！……』

她用着她的兩足亂蹬着臥榻，跟着，便是沉默着，鼾聲大作起來。

陡然間，我的面前呈現着一幅偉大的，悲壯的圖畫，這圖畫是這暴風雨的時代的縮影。這裏面躍現着衆多的被壓迫者們爲光明爲自由而奮鬥的勇往而熱烈的精神，同時也躍現着牢獄，槍刀，屠殺等等可怖的現象。蘭纒的嚶語震撼着我的靈魂，喚醒了我的天良，要不是恐怕妨礙着她的睡眠，打破了她的寧靜，我這時一定會在她的面前大聲地痛哭出來，乞求她原諒我，赦我的罪！

『天哪，她便是做夢，還是這樣地在奮鬥着！而我呢，卻是這樣地地下流，這樣地卑鄙，我真是成個什麼東西呢！……』

七

蘭纒像一個陀螺似的在打轉，到處奔跑着，演講着，把聲音都弄啞了。看她的樣子，好像對於工作已經入了迷，不吃飯是可以，不睡覺也可以，只有工作是丟不開似的。

有一天，我們照例很早便起身，蘭纒在洗衣衫，我滌痰盂。無意間，在蘭纒的痰盂裏我發現了痰裏有了絲絲的血，便不禁這樣驚訝的叫喊着：

『有血！』

蘭纒些微帶着不信的神氣走上前來，重重地再吐了一口痰，照樣地是有血。於是，她也呆了一呆。

『怎樣辦？都是你做工作做得太勞，演講喊得太大聲才會這樣，現在要靜養幾天才好啊！』我用着哭聲說。

蘭纒望着我，臉色蒼白了一陣，便又恢復了原狀。用着像平常一樣鎮定

的態度，她這樣地答復着我：

「血，……我也不失望了。……正義和自由都是要血寫成的啊！……」

那天，無論我怎樣勸阻也是沒有效果，她照舊到外面演講去。實在說，蘭纒是這樣的固執，這樣的有成見。要把她說服，的確是不容易的。晚上，她回來稍爲遲了一點，臉色蒼白得像紙一般。她照舊走到我的房子裏，在我的榻上坐下去，就和石膏像一般地不會移動。

「怎樣啦，蘭纒？你病了！」我悲酸地站立在她的身旁，用手輕輕地拍着她的肩。

蘭纒怒視了我一下，搖着頭說：

「不！不是我病！是這個世界病了！」

「這是怎樣講呢？」

「大屠殺就開始了，不是今晚，就是明早，他們是一切都準備好了！」

「你怎麼知道呢？」

「我得到了通告。」

一種悲憤沉痛的感覺，鉛一般地塞住我的心坎。我瘋狂似地這樣叫喊着：

「蘭纒，我也不願意活下去了！我願意拿着一顆顆頂大的炸彈到各機關各衙門去擲牠幾擲，多多地炸死幾個人，連我自己也炸死在裏面。像這樣的世界，活下去有什麼趣味呢？這世界上的人類只是一羣羣的蛆蟲！根本是壞的，根本是沒有方法弄好的！……」

「你才真是一個渾蛋！」蘭纒瞅着我發愁地說。「你的說話的口氣完全像個醉了酒的人一般，這真是不得了啊！」

「那末，現在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們要來把我們屠殺，難道我們就只伸直着頸子給他們砍頭嗎？……」我不服氣地答。

蘭纒苦笑着，搖着她的頭……

於是，我們先討論怎樣避開這一次的危險。我們都承認我們住宿的這個地方並不十分妥當，最好是遷居。但遷居是不容易的，要有錢而且找到適當的地方。蘭纒主張鎮定，先觀看一下，過幾天再說。我主張即晚便應當想方法。結果，我的主張勝利了。

我們同意走到我們的屋子前面的林子裏去藏匿着。

是初夏之夜，林子裏的樹葉和細草都在發着香氣。在隔離不遠的小澗中有流水在潺潺地響着。從樹枝的空隙處，可以看見一角的天空。那站立着一輪皓潔的月輪，好像很閒情逸致的樣子。我和蘭纒到這林子裏來的時候，已

經是午夜了。

天氣本來是有點悶熱，但林子裏時不時吹送着一兩陣涼風，便也覺得有點涼快了。蘭纒穿着一套灰色的布衫裙，跑路的時候，似乎很費力，微微地在喘着氣。經過一番選擇之後，我們都決定在十來株枝柯參天的大榕樹下歇息着。

我和蘭纒偎擠在一處地坐着，今晚她似乎比平時更加美麗而且可愛。她的剪短的頭髮被微風掠動，有一些披覆在她的額上，這使她顯出格外有嬌態。她的那對大眼睛，望着一下我，又望着一下旁的地方，些微地露出一點處女的羞澀。她的嘴唇是柔而紅的，她的牙齒是雪一般的潔白，這混合成爲一種誘惑；——令青年的男子們一見便想把牠們吻了又吻的誘惑。因爲貪涼的緣故，她把她的外衣解開，裏面只穿着一件輕輕的襯衣；那兩個乳頭

格外惹動肉感地突起着。

我的頭腦有點發暈，情不自禁地用着抖顫着的雙手把蘭纒抱到我的懷裏來，喃喃地說着：

『蘭纒，你肯和我結婚嗎？我把你愛得發狂了！』但即時我覺得我是太莽撞了，我預先感覺到蘭纒一定會因此發怒，甚至會和我絕交。我的心在跳躍着。

出我意料之外的是蘭纒不但不會拒絕着我的擁抱，反而把她的那雙長而美的臂膀纏繞在我的頸上，把她的灼熱的嘴唇吻着我的發熱的臉孔。在這一剎那間，我感覺到我是天地間一個最幸福的人物了。我試把眼睛合上，靜靜地在諦聽着蘭纒的嬌弱的喘息，動情的而又迷醉的喘息。我的心頭歡樂得在作痛。我覺得這恍惚是在做夢。

『什麼是大屠殺，什麼是暴風雨，我和蘭縷都是幸福之鳥，戀愛便是幸福的鳥巢！……月在亮亮地照着，水在潺潺地流着，草木在生長着，天雲在飛翔着，一切都是平和，一切都是歡樂。……呵，我活了二十一二歲，現在才算滿滿地飲着青春的一杯甘露呢！……』

『蘭縷，你說，你愛我嗎？』我得意地問，鼻孔出力地嗅着蘭縷身上特有的一種處女的香氣。

我緩緩地睜開着眼睛，發痴地注視着蘭縷，她正自沉默着，嘴角上浮着微笑，像是很快樂的樣子。但這繼續着沒有多久，蘭縷忽而像從一陣濃睡醒來的樣子，她在我的懷裏掙扎了一會，把我推開在一旁，跳起身來說：

『這太可怕了！呵，我們不能這樣浪漫！』她的態度又是變得像平時一樣莊嚴，而且在這莊嚴上面再加進着一種凜不可犯的神氣。

「同志，我不能和你結婚，是的，我不能！」她帶怒地說。

我感受到一種比失戀還要痛苦的滋味。我又是羞恥，又是失望，又是懊喪，假若我的手裏有着一柄手槍的說話，我即時一定會把牠瞄準着我的腦袋轟擊着。是的，我驟然地感覺到自殺是天地間最痛快，最甜蜜，而且最可以向着情人復仇的一件事情了！

「這時代是不適合於詩人生存的時代啊！」我慘然地自語着，眼淚奪着眼眶流出。……

剛在這個時候，我們聽見大屠殺在開始的槍聲。蘭纒走到我的面前來，握着我的手，用着解釋的口吻說：

「陳先生，不，親愛的哥哥，鬥爭的同志，你聽，這是敵人送給我們的槍聲，送給被壓迫者全體的槍聲。這種槍聲是對於我們，對於被壓迫者全體

的嚴重的恫嚇，嚴重的殺戮。而我們，能夠在這種槍聲中醉生夢死的談論着愛情，醉生夢死的討論着結婚的問題嗎？……血！我們都要預備着流血！……」我在她的面前跪倒下去，這回却不是向她求婚，而是向她謝罪了。

自從這一晚之後，我們便離別了。我從那可怕的環境中逃走出來，四處飄泊着，在度着流亡的生活。而她，親愛的蘭縵的消息，我却無從得到。直至碰到她的哥哥的時候，才知道她是單在C城，繼續在工作着，做着許多許多地比以前更加激烈的事情，直至把她的生命爲着求人類的光明和自由的目的而犧牲的時候才算停止。……

版 所 權 版

兩 部 失 戀 的 故 事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四 月 出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十 月 版

| | | | | |
|------------------|----------------------------|---|-----------------------|-------------|
| 實 價 | 分 售 處 | 發 行 所 | 發 行 者 | 著 者 |
| 國 幣 九 角 |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 亞 東 圖 書 館 <small>上海虞洽卿路 四七五弄六號</small> | 亞 東 圖 書 館 | 林 曼 青 |



| |
|--------|
| 舊書店 |
| 1 |
| 價 0.50 |

| |
|--------|
| 上海舊書店 |
| ★ |
| 冊 0.25 |